

Sing' li, tchan' ts'un, k'ai, kong'.

Explication des lois fondamentales
perçues par l'intelligence

sous l'Empire



MAISON MERE DES SOEURS
MISSIONNAIRES DE L'IMMACULÉE-CONCEPTION
2500, CHEMIN SAINTE-CATHERINE
COTE-DES-NEIGES MONTREAL, P. Q., CANADA

MAISON MERE DES SOEURS
MISSIONNAIRES DE L'IMMACULEE-CONCEPTION
2900, CHEMIN SAINTE-CATHERINE
COTE-DES-NEIGES MONTREAL, P. Q. CANADA

光緒十二年冬月

性理真詮提綱

江南主教倪

重准



上海慈母堂活板

乾隆癸酉年較梓

析津居士孫 璋德昭氏述

宋君榮奇英

魏繼晉善修

劉松齡喬年

趙聖修品之

同學

較閱

性理真詮提綱序

夫宇內究談性理者雖多。然得其要旨者實鮮。因其學淵微。其義精奧。且其道廣博而難盡知也。但第一吃緊要道。莫人性若也。蓋萬物非蠢則頑。惟人獨靈。靈則非特能辨物理。別是非。彰往察來而已。更能返觀自己。識其靈體爲何如。豈若蠢頑之物。但能順其自然之性。生長知覺運動。不能內照其本體哉。予自幼習真傳。性愛窮理。用力久之。深悟人性。靈而且貴。宜先講明而切究焉。故特著性理真詮一書。具論吾人靈性之體。謂何。靈性之原。謂何。靈性之道。謂何。夫靈性既有

其體矣。必有賦靈性之大本。以爲其原也。既有其原矣。必有定靈性。當由大道。使之率循。不敢或悖者也。究之備陳靈性之原。靈性之道。總爲靈性之體。探本尋源。指明正道。連類而及。使人共喻靈性之由來。知所向往耳。故此書之作也。特爲發明眞道實義。而眞道實義。載於中國五經。五經者皆係古先明哲。窮理盡性。躬行實踐。將所得妙道精理。垂之千古。以教萬世者也。爰是沉思靜慮。殫盡心神。援引古經妙義。博採名哲格言。十餘年來。集成此書。公之天下。其中條辨多端。不能一言而盡。故設爲先儒後儒問答之辭。發明眞道以理。使

閱之者知予言之有本。述而不作。非棄古而妄談也。何謂先儒。信經不信傳。論經不論註者也。何謂後儒。信經亦信傳。論經亦論註者也。然之二儒。一居上古。一生近今。生不同時。人不同世。何以互相問答。如處一室乎。曰。予生也晚。自慚鄙陋。不敢獨出己見。取譏高明。爰舉先儒之言。後儒之論。互勘對較。彼此相形。眞僞自著。猶如天平然。兩盤相持。法馬對準。錘敲之下。輕重昭然。絲毫莫爽。是篇也。雖於正道之傳。不敢自任。然是非分。邪正判。眞道明。於吾人靈性之眞解。未必無小補焉。是爲序。

旨

乾隆十八年歲次癸酉三月中浣

耶穌會士孫

璋德昭氏題



性理眞詮提綱小引

天地間物類紛陳。要不外理氣性三者。是故予著此書。多用理氣性三字。以爲標本。誠願天下留心性理學問者。易達此書。立論切實有據耳。今篇內所論氣字。固非空際摩盪之氣。亦非口中呼吸之氣。乃萬物渾然各具之本質。所以受象成形之材料也。以是知造萬物之材料。其名目雖多。然其總括之名。惟稱之曰氣耳。所謂陰陽是也。理也者。卽具於萬物形體之中。所以定其向而不能違其則者也。氣與理二者兼備一物之中。謂之性。性也者。卽各物類之本體。具本能而爲此

爲彼效其用而不亂者也。今天地呈象。品物顯形。可以幾何二字盡之。所謂幾何者。長短寬狹高厚多寡之總名也。無論乾坤之高深。物類之紛囂。以幾何限之。則其內外之情。始終之界。皆可考而知。推測而得。至於吾人靈性。無長短廣狹之形。泯高厚多寡之迹。人雖精幾何之學。安能測無聲無臭之神體哉。此吾所以反覆考詳靈性之本體。而莫窮其端委也。惟望重大體。輕小體。顧靈神。鄙形軀者。反求諸己。詳加體認。以自識其美妙而已矣。



性理真詮提綱

總義

篇內所言人之神。人之神體。及靈神恒性大體等。並無分別。總謂人之靈性。蓋對形而言。則曰神。對形體而言。則曰神體。對形軀而言。則曰靈神。對形軀有死滅而言。則曰恒性。對小體而言。則曰大體。惟如此分別言之。方見人之靈性。實屬神體。係上主從無特造。與屬氣之物。迥乎不侔也。

篇內所稱造物者。造物主。萬靈真宰。乾坤真主。天地大君。萬民共父。萬德之原。萬善之本。萬理之根。超衆神之全神。俱無二意。要之同一上主耳。五經所稱上帝。原與此篇所稱上主

無異。今此篇不敢稱上帝。惟稱上主者。因近世有五方上帝。五行上帝。且有玉皇上帝。玄天上帝。伏魔大帝等稱。恐混同爲一。必致大乖造物主真正稱呼也。今惟稱上主。不敢稱上帝者。亦防微杜漸之深意焉耳。

篇內所稱眞教惟一者。乃惟一眞主。於開闢之初。親立以垂訓萬世者也。豈容有二乎。吾中國古儒相傳之古教。卽眞教之實跡也。但古教衰微。人心錮蔽。私欲叢生。上下千百年來。教出多門。無非妄自尊大。矯誣上主。雖名爲教。實害眞教。蓋教不本於上主。不可謂眞教。卽本於上主。而或有毫釐之差。

必有千里之謬。亦不可謂之爲眞教也。

孫璋識





性理真詮提綱首卷

析津居士 璋德昭氏述

靈性之體目錄

首篇直指靈性本體

第二篇論氣之本性足徵靈性是神非氣

第三篇論神非陽之德

第四篇論人心自主足徵人之靈性非氣

第五篇以人之靈性與人之形軀較則知人之靈性非氣

第六篇論人靈神之本性思想之本義足徵人之靈性非氣

第七篇論人靈性非理

第八篇論人之靈性惟一不能有二

第九篇論人之靈性較禽獸之覺性大相懸殊

第十篇論人之靈性無死滅



性理真詮提綱首卷

析津居士孫 璋德昭氏述

靈性之體

首篇直指靈性本體

後儒曰。人之一身。內具靈性。超絕物類。與禽獸迥殊。是故吾人本業。必宜窮理修德。以全其靈性之道。斯無愧於人之所以爲人也。但世人茫然莫解。謂吾人一死。全歸烏有。人之形神。皆屬於氣。氣聚則生。氣散則死。吾人祇此一世。過此則頑然冥然。並無知識。惟此世樂。足娛吾心。既得世樂。吾願遂矣。又將何求乎。予以經言惕之曰。子不聞作善降百祥。作不善降百殃乎。彼云據子言。則古今來當無爲善而遇禍。爲惡而獲福者也。何以修德之君子。時見困苦於終身。狗彘之小人。恒有逍

遙於一世者。此何謂也。予卒據經書所言。修德之獲報。昭垂萬世。名譽之流芳。彪炳千秋者。反覆欲動。而彼終弗領悟。奈之何哉。今先生據真實之理。誨人不及。定有妙論。啟人愚蒙也。

先儒曰。倘人之靈性。果然是氣。氣聚則生。氣散則死。則專務世樂以快其身者。誠未可厚非也。何怪其謬執形神俱散之說。惑世誣民。流傳於人世乎。究之反求諸己。實與其本良弗合。故不敢公然顯悖靈性不滅之真理。取譏於人間也。

後儒曰。世人謂人之靈性是氣。謬云人死其氣即散者固多。然其中未嘗無孜孜好善之人也。

先儒曰。善或有之。而眞善者難。蓋未識靈性之眞體。烏知繕靈性之眞功。宜乎僞學日起。僞善日興也。

後儒曰。人之靈性既非氣。究屬何體。

先儒曰。人之靈性。決不屬氣。其體純神。靈通萬變。自有主張。氣屬純形。頑然不靈。靈
頑殊體。義不容混。此理具載五經。憑據昭然。並無可疑也。

第二篇論氣之本性足徵靈性是神非氣

後儒曰。人之靈性。雖云是神。不過陽氣耳。今子云靈性是神非氣。此說無憑。願求明
解。

先儒曰。近代儒者云陰陽之氣。不過動靜。是靜既頑然。動亦頑然。究屬一氣。絕無靈
明思想也。若人之靈性。乃能靈明思想者。今靜存之氣。不過塊然與木石相等。試
問能靈明否。能思想否。必曰不能。夫陰陽等氣耳。陰氣既不能靈明思想。陽氣何
以獨能靈明思想乎。

後儒曰。以理揆之。木石等實屬塊然之氣。似不能靈明思想也。

先儒曰。頑然者氣之性也。無論陰陽動靜。巨細精粗。總無靈明。無思想。夫陽氣無靈。謬謂有靈者。不過因其發揚在上。其體清輕故耳。不知氣有清濁。均屬頑體。既屬頑體。必有輕重。既有輕重。定有分兩。今試虛氣於皮包球內。較空皮包。便覺微分輕重矣。又以玻璃筒貯水銀。携陟山上。則水銀重於氣。故沉。携至山下。則氣重於水銀。故浮。觀乎此。足徵山上氣輕。山下氣重也。苟誤解靈性爲陽氣。試問氣有分兩。靈性亦有分兩乎。氣有輕重。靈性亦有輕重乎。○若靈性是氣。此氣必是最精純陽之氣。常動無休矣。每察人之靈性。思慮百出。紛然不齊。刻無寧晷。今靈性之氣。既云微渺。倘如此動搖太甚。不將速就消滅乎。或曰。飲食可補形神耗散之缺。何慮乎。若以此論。則是形有老幼。神亦有盛衰矣。何以毫髮能憶弱齡之事。且良

心一定之理。毫釐之年。與弱齡之時。其所知皆同然而無或殊乎。○論人之靈性。止可問其能明衆理否。能應萬事否。決不可問其乾與濕。流與滯。寒與熱也。蓋明理等能。係無形靈神之本能。至於乾與濕等情。特係有形氣體之頑質。與人靈性之神體。絕無關涉。烏可執此而問人之靈神乎。

後儒曰。子謂人之靈性。是神非氣。雖不可問其有乾與濕等情。然可問其有明白與否也。此明白二字。豈不有關於氣乎。

先儒曰。子當知靈性之明白。與氣之明白。其義大相懸殊也。蓋靈性具明白。日與雪亦具明白。然靈性之明白屬神。日與雪之明白屬氣。靈性之明白屬靈。日與雪之明白屬頑。二者不容相混。靈性之明白。正所謂動而無動。靜而無靜者是也。氣則烏能。○若氣能思想。則在物各氣。宜其悉能思想也。夫在人有氣。在石亦有氣。何

未見石作人言。若云氣靜不能思。氣動便能思。在石有玉聲。玉振之下。何未見排律成文。叶韻爲詩乎。若謂濁氣不能思。清氣能思。在水亦有氣。何未聞涇愚渭智乎。

後儒曰。氣有時動。有時不動。故氣有時能思。有時不能思耳。

先儒曰。論氣之本體。可以動。可以不動者也。蓋氣之本性。原不常動。時而有動。不過移。此就彼。時而不動。不過凝。居定所。究之。無論動否。不過氣耳。豈能有所思乎。

後儒曰。謂氣能思想者。無傷。據性理諸書云。人物皆稟天地之性。則神人萬物。俱有仁義禮智。但人得氣之正。物得氣之偏耳。

先儒曰。假令萬物俱有仁義禮智。不但禽獸有仁義禮智。雖頑如水火。亦有靈明能思想也。以此而論。何以當水火相尅時。火不思避水。水不思避火。以保其本體乎。

今以實理斷之。惟人有靈性。方有仁義禮智。至於萬物。俱無仁義禮智。蓋有造物者。定其性如此。萬物不過聽其命。盡其當然。不得不然耳。不知者竟欲於氣之偏正。分人物之靈蠢。則是人之靈性。同然一氣。與萬物等矣。如此則古哲所稱人爲萬物之靈者。果何謂哉。

第三篇論神非陽之德

後儒曰。子謂神人萬物。不同一性。中庸何以云鬼神體物不可遺。註云。鬼神者。二氣之良能。又云。鬼神乃陰陽之德。

先儒曰。神係靈體。陰陽係氣體。非可以陰陽之氣體。誤認爲鬼神之靈體也。倘以陰陽之德爲神。則是陰陽卽鬼神矣。何也。陰陽之德。卽是陰陽。猶如藥之德。卽是藥。非藥之外。另有藥之德也。豈所稱神超乎陰陽之上而自爲神耶。然論神之說。古

聖自有至理。後學失其真傳。姑不具論。仍將以前所辨氣之本性。無靈明。無思想。接續講去。其說方有脉絡。○氣動之形象若何。不過方圓曲直。移此徙彼等情。氣之本體若何。不過冷熱燥濕剛柔等情。凡若此者。亦第順其頑性之本然。並非靈性之本義也。今試問子。神有神之真解。形有形之確論。豈不甚相反乎。

後儒曰。然。人之神形兩端。原不容相混也。

先儒曰。據今儒云。人之形神俱屬氣。但神之氣屬陽。形之氣屬陰耳。從是說也。則陰陽與神俱氣也。亦俱形也。果爾。則日稱爲太陽。亦不過一巨形耳。並未聞古儒稱日爲神也。何獨稱陽氣爲神乎。

後儒曰。人之靈神爲氣。乃純陽之精氣耳。

先儒曰。欲知吾人神形之分。須辨其何爲神。何爲形。方見分曉。凡屬形體。不拘大小。

必有幾何。無幾何。不能成形。

凡天文地理。測量推算。及製造器皿。皆有規矩尺寸。若無幾何。不能成物。今察純陽之精。

氣。雖微渺至極。究屬有形。有形則有質。既有形質。必有度數。

如冬夏呼吸之氣。有巨細可見。野馬塵埃。

有。高下廣厚可見。

聚諸細微。積秒成分。積分成寸。積寸成尺。積尺成丈。便至於億萬數之

多。成一大幾何矣。若人之靈性。爲純神之體。無形象。無聲臭。絕不落幾何之形。何有聚散分合之義。倘謂人之靈神。係最精純陽之氣。試問子將聚人之靈神爲一大幾何乎。抑將分人之靈神爲一小幾何乎。將聚諸細微靈神。成一塊然大靈神乎。抑將分塊然大靈神。而爲諸細微之小靈神乎。按此。則人之靈神。洵屬於氣。與古哲形神相反之義。不誠大相刺謬乎。

第四篇論人心有自主足徵人之靈性非氣

陰陽者。氣之體也。既爲氣。則其本性一定也。定則其性不移。如火煖物不能涼物。

水涼物不能煖物。詎非其體一定乎。人之靈性。既能自主有定。又能變動無常。或用愛。或用惡。倏想此。忽想彼。卽如與人講論事理。往復辨難。千百其辭。無不可隨機應變。用各不同。此靈性之能也。豈氣之能歟。○動靜者。氣之用也。發於無定者也。無定則不能自主。其動也不得不動。其靜也不得不靜。人之靈神。或用愛。或用惡。或想此。或想彼。雖千變萬化。俱以有定之心定之。權由內操。不由外假。氣烏乎有是能。○今有人於此。夙昔爲惡。一旦變爲善人。試問此變善之心。果係氣使之然歟。如果係氣。則人皆有氣。何以不能人人皆遷善而改惡。且禽獸亦有氣。何以禽獸不能變蠢而爲靈。足徵變善之所以然。其能係靈神。迴不係氣也。

第五篇以人之靈性與人之形軀較則知人之靈性非氣

飲食之氣。所以養人形體。使精力壯健。便於運動。如操刀射御等事。此乃小體之

事。全藉氣力。無關靈性之大體。若修身立德。博學明理。辨別真偽。推論淑慝等情。此乃靈性大體之事。存乎修省。何關形體。倘人徒知飲食以養形。而不知修德以養神。豈非重小體而輕大體乎。孟子曰。飲食之人。則人賤之矣。爲其養小以失大也。以是知靈性者。乃人之所以爲人也。○有靈性之生活。有形軀之生活。靈性之生活。思想之本能也。形軀之生活。不過精血之強固耳。有靈性之美好。有形軀之美好。靈性之美好。在仁愛理義之備。形軀之美好。不過飲食以助之耳。孟子所謂養其大體爲大人。養其小體爲小人也。且有時靈性之美好。爲形軀之不美好。如君子蒙難捐軀。舍生取義。爲靈性之大德業。大功名。而形軀則肝腦塗地。肢體殘毀矣。有時形軀之美好。爲靈性之大不美好。小人驕奢淫逸。無所不至。誠爲靈性之大兇惡。大疾疾也。孟子所謂從其大體爲大人。從其小體爲小人也。○人之五

官與靈神較能。五官之能。缺而有限。靈神之能。廣而無涯。蓋目能視。映日則光輝。烟燦。目力即昏。耳能聽。聞霹靂則聲音洪大。耳力有傷。人之靈神。能明衆理。理愈明。則神愈精。道愈深。則神愈廣。誰得限其能。中庸狀人心之洞達。曰溥博淵泉。又曰淵淵其淵。豈五官所可擬歟。

第六篇論人靈神之本性思想之本義足徵人之靈性非氣

若靈性果係氣。則人之神思。即得以幾何限之矣。今觀博學多聞之士。仰觀俯察。廣搜遠覽。愈收愈容。愈容愈廣。有限之氣體。何能受此無限之學問。又試有一馬於此。自有一定顏色。一定尺寸。此可畫而得也。以其象可得而幾何也。若無一定顏色。一定尺寸。但懸揣一馬之意象於腦中。此不可畫而得也。以其意不可得而幾何也。況乎人之思想。無顏色。亦無尺寸。乃欲渾然畫一思想。爲幾何長。幾何大。

此決不可盡而得也。以靈性之思想。不可得而幾何也。靈性所發之思想。既不可得而幾何。發思想之靈神。又烏得而幾何乎。○人之靈性屬神。其含納物象之理。亦屬神也。故外目所見之形色。靈神能脫其形色。而直達其精意。如一天字書於紙上。其色或紅或黑。外目祇見其紅黑之色。人之靈性能脫其色而明其本意也。又如一物也。或具剛柔冷熱等情。外形祇覺其剛柔冷熱之外情。人之靈性能脫其外情。直透其本然之妙也。以是知人之靈性。非有紅黑之色。剛柔冷熱等情。而爲神也。不然。何以能超乎物象之表。而會悟其本體乎。則人之靈性。非氣無疑矣。○氣之所動。祇及現在。不能遠及已往與未來者。如火焚木。近則焚。遠則不及矣。人之靈神。無論已往未來。高如天。廣如地。上下千古。遙遙百世。無不神以知來。知以藏往。且不疾而速。不行而至。神而明之。默而通之。氣則何能。○若將天地人物。

彙一畫圖。無一不備。決無此事。况欲頃刻點筆成圖。更難爲有。人之靈神。能將天地萬物。一時而包羅一心。且能透徹天地之外。更能頃刻備具而收。何其弘也。大哉人之神乎。詎得以幾何限之哉。○譬我手摹一巨形。不過摹其一處耳。弗能遍摹其全體。試證之吾身。往往摹其足則熱。摹其手則冷。此不爲怪。因氣有幾何。本然之性如是。在一處不能並時而爲熱爲冷也。人之靈神。一時而有全神之運用。一時能並覺其全身之冷熱。覺其爲冷。用神全覺。覺其爲熱。用神全覺。我有思。用神全思。我用愛。用神全愛。覺也。思也。愛也。皆係全神之運用。若然。則無幾何之全神。安得以有幾何可分之氣當之。

第七篇詳辨人之靈性非理

後儒曰。謂人之靈性。是神非氣。此論良然。但人之靈性。雖云非氣。不過是人之所以

爲人之理耳。

先儒曰。不然。理氣同爲一體。論頑物則然。論人之靈性。則大謬不然。論頑物則理氣二者不能相離。因理與氣卽係其性耳。譬之房室。甃瓦木料等。其氣也。按規矩準繩。裁成棟梁。門牕戶壁。經之營之。布置工巧。便人居處。其理也。是房之理。不離房之氣。二者原相連屬。同爲房之一性一體焉。若夫人則大不然。所行善惡。罔弗操之於內。主之於心。或欲作此善。或欲作彼善。皆察而後明。明而後定。定而後行。良由靈性居中。以爲之主宰也。若理不過規矩法度之謂。待人推行。豈能若此乎。故祇以理氣稱之爲人。是不知人之所以爲人者。乃靈性耳。決非理也。○性理諸書云。人稟氣雖正。亦不過如几案之端正。日月之圓滿。諸物之得宜等耳。究不脫理氣二者。然几案雖不合式。几案之理。不能改其不合式而適於中也。日月有食。日

月之體有黑點。日月之理。不能改其食與黑點之缺欠也。若夫人雖窮兇極惡。卒能改過而遷善。去舊而更新。豈若理拘於一定。無能變通而改其常度乎哉。

第八篇論人之靈性惟一不能有二

後儒曰。性理諸書。分別心靈爲神。膽靈爲魄。脾靈爲魂。腎靈爲精。豈非一人而具多靈乎。

先儒曰。信如是說。將人之靈性。不止有四。且有多靈矣。試論人之一身。內而五臟六腑。外而五官百骸。以及筋骨脈絡。其數莫紀。設一肢有一靈。不將多肢各有一靈乎。試返己自驗。未有不知己之靈性惟一者。知己之靈性惟一。卽是己之靈性。返觀而知我惟一也。知我惟一。卽是知我之靈惟一靈也。人之靈不惟不能有多。且不能有二。設我專心默運精思。忽有友人進我室中。斯時神思一往情深。明明其

人當前而不見不聞。足徵一靈用事。並無他靈代應也。

後儒曰。子謂人之靈性惟一。而經書乃有靈性。恒性。明德。明命。峻德。大體。良心等。各種稱呼不一。豈非人之靈性。各有不同乎。

先儒曰。不然。名雖不同。靈性則一。如一人本爲翰林。而稱名不同。或稱詞林。或稱大人。或稱先生。名不同而人則一也。

第九篇論人之靈性較禽獸之覺性大相懸殊

後儒曰。今觀禽獸似有思想之能。其覺性亦是靈性乎。

先儒曰。觀禽獸之外貌。若有思想。但未敢定其真有思想否也。嘗聞一種格物家。論禽獸有思想。如良工所作之木人相似。因其內具消息。外有機發。能行走拜跪。坐立言談。儼如活人。此不過狀禽獸能思想之外貌。非可據爲定論。姑無論此。卽如

子所云禽獸能思想。究之禽獸之思想。較人之思想。迥乎不侔。何也。人能明理。能辨是非。分邪正。作善作惡。且能自作主張。剛柔自持。善則從之。惡則避之。今觀禽獸皆無是能。則知禽獸之魂。但有知覺。非有靈神矣。

後儒曰。禽獸之魂。既非氣。亦非神。究屬何體。

先儒曰。禽獸本性。只能有覺。不能有靈。其所覺者。不過屬氣之物耳。氣之外。便不能覺矣。且不能明道德。通義理。人之靈性。能明道德。通義理。不依形而自主。常超形而能思。大非禽獸可擬也。○人按音韻。吐辭爲經。出言成章。以寫心中之蘊奧。因其地而言其言。因其人而別其語。隨機應變。用各不同。運使自己形骸。作彼作此。從心所欲。且形無定用。用之此而此效。用之彼而彼效。非若禽獸拘於一定。不能相通而改換他樣也。○設禽獸有靈性。而能明理。必能於常習一法之外。另生別

技之巧思矣。何以於常習之外。卽蠢然而不能變通乎。如蜘蛛織網。不能易吐絲而爲繭。燕子唧泥。不能易唧泥以結窩。推之司晨者不能守夜。巢居者不能窟處。且各方禽獸。習慣本然。何以從無高卑。又何以不能如人之修德而積善乎。

後儒曰。人能明理。而禽獸不能者。不過人性得其正。禽獸之性得其偏耳。

先儒曰。倘以偏正之說。論人與禽獸之性。不惟不能分析人與禽獸之性。且將人與禽獸之性。混爲一致矣。夫人之性與禽獸之性。其相懸者。不在正偏。乃在靈蠢耳。孟子云。犬之性不同於牛之性。足徵人之性。愈不同乎犬牛之性也。豈祇正偏而已哉。譬如有山兩座。或一山端正。或一山偏斜。或同一山也。未經地震以前。極正。既經地震以後。則偏。雖山形有偏正之異。要之同一土石耳。若論吾人之心。則大不然。人之心若順五倫。則此心始正。倘悖五倫。則此心卽偏矣。然而正偏不同。總

之一心也。惡人之性爲偏。善人之性爲正。善惡不同。亦同爲人類也。卽聖人亦與我同類者。總之人同則性同。禽獸與人不同類。卽與人不同性也。故偏正之說。非別人物之不同類。乃僅別禽獸之性稍差耳。若論人物而從偏正之說。詎非告子犬牛之性與人性同乎。當知禽獸惟知徇形而囿於形之中。人則超乎形而能神乎形之外也。兩性不同。不啻天淵。安得以偏正之說。別人性與禽獸之性乎哉。

第十篇論人之靈性無死滅

後儒曰。唯唯。聞子妙論。已深知人之靈性。爲人之大體。無容置議矣。憶子往日之論。欲辨人之靈性不死不滅。與人之形軀大異。此事最爲吃緊。願明教我。以啓心蒙可也。

先儒曰。人之形軀是氣。氣有散滅。是以有死。人之靈性。是神。非氣。非氣則無散滅之

因何由而死。蓋形軀者。人之僞我也。靈性者。人之真我也。試觀一人。或眇一目。斫一臂。斷一足者。形體雖缺。而靈性之真我。依然猶在也。且我之學問善惡。依然猶在也。是故形軀既滅。而知己之真我。明理之真我。自主之真我。亦依然猶在也。○人之形體。因老而衰。私欲與記含二情。亦與俱衰。因此二情。其用半由靈性。半由形軀。但明理樂善愛惡等情。不與形軀而俱衰者。因此情專屬靈神。故年雖老而神不衰也。且較之壯年。更加精強。如孔子六十耳順。七十從心。其明證也。可見人之靈神。在形則能御形。不隨形爲動止。離形更能自主。且能超形而自存也。○爲義死節。君子所甘。若靈性隨身死而卽滅。是殺身成仁。舍生取義。縱歷艱難困苦。於本人究屬徒勞矣。亦何益哉。

後儒曰。君子修德。功德隆盛。雖無益於己身。却有益於子孫也。

先儒曰。信斯說也。惟有後者。始可以舍生而取義。若無後者。則死爲徒死矣。夷齊兄弟讓國。餓死首陽。鄧伯道棄子存侄。窮困異域。其爲義而死也。不將徒自苦乎。○仁義道德。靈性之至善也。人之神欲止乎此。必不屑形軀之僞樂。詩云。既醉以酒。既飽以德。言飽乎仁義。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。今人之靈神。飽乎仁義。既與形軀之僞樂無涉。則知人之靈神。原不倚形而自立。故可離形而猶存也。○人死無他。乃靈出形外耳。形如室。靈如室主。室傾而室主仍在。形死而我神自存。又靈性如工匠。形軀如器具。器鈍則匠人置之。形頽則靈性舍之。其義若相似者然。○設人死而靈性與之俱死。是人反苦。而物反樂矣。何也。吾人居世。逐日焦勞。終身勤苦。過去有追悔之苦。現在有操心之苦。未來有防患之苦也。若禽獸則趨叢走壙。飛鳴食息。優游現世之樂。絕無後世之憂。豈不較樂於吾人乎。○設人死而神

與俱死。是君子又較苦於小人矣。何也。君子在世。不屑世樂。克己修德。積功累仁。寧蔬食飲水。簞瓢陋巷。視富貴若浮雲。棄天下如敝屣。終身不悔。若小人則縱情肆志。行險徼幸。驕奢淫逸。無所不至。死則全歸於無。是君子徒費苦心。不獲真賞。小人時多快意。莫膺真罰。豈經書垂訓。作善降祥。作不善降殃之正理乎。

後儒曰。子謂人死。其靈神必不死。此理孔子定然深知。何以子路問死。孔子乃云未知生。焉知死耶。

先儒曰。孔子之言。自有深意。蓋知死之理。卽在知生。意謂吾人居世。惟當修德行善。以盡其所以生之理。自然生順死安。無復遺憾矣。並非言人死之後。人之靈神。隨卽散滅之謂也。倘人死而神與俱死。將孔子所云朝聞道夕死可者。果奚謂哉。夫自朝至夕。死在須臾。聞道與不聞道等耳。何以有可否之分。且君子何必云慎終。

曾子何必云吾何求哉。惟得正而斃焉則已乎。不但此也。且經書所載喪祭之禮。與夫追遠之道。俱屬虛設矣。○人之靈性。非氣非理。不隨形而散。予既比物連類。旁引多證。條分縷晰。言之詳矣。然子尙蓄多疑。未經貫通。今欲剴切詳明。宜先推明此理之本原。方能使吾子夙疑盡釋耳。

後儒曰。我聞子言。固已心悅誠服矣。但此理所關匪輕。願竟其說。以醒心迷。無如議論精微。猝難驟明。今聊卽吾子妙論。靜中深思。俟他日再請大教。以啟茅塞可也。

性理真詮提綱二卷

遠西耶穌會士孫 璋德昭氏述

靈性之原

首篇論上主爲吾人大父母

第二篇論天地萬物皆供人役使

第三篇論天地萬物俱有始

第四篇總論太極

第五篇論理非萬物之原

第六篇論陽動陰靜不能爲造物主

第七篇論陰陽受造並非無始自能生物

第八篇論造物主能造天地萬物又能宰制安養令萬物各得其所

第九篇論造物主有主張權衡人之性命有本義

第十篇論造物主惟一不能有二

第十一篇駁西銘萬物一體之說

第十二篇論上主爲萬善之準萬德之原

第十三篇論上主爲萬理之原

第十四篇論上主爲人所向之極

第十五篇論世人因居世多苦致疑宇內無上主解明此疑

第十六篇論人之靈性非氣並無死滅特賦於上主再加明論解人心惑

第十七篇論上主至公無私賞善罰惡毫髮莫爽可見人之神無死滅

第十八篇論世福有缺不能充滿人心足徵人之靈性決無死滅
第十九篇明辨性理諸書謂天下之物不論靈蠢俱有始終之說





性理真詮提綱二卷

遠西耶穌會士孫 璋德昭氏述

靈性之原

第一篇論上主爲吾人大父母

先儒曰。子以前明論人之靈性。非理氣。非陰陽。卽經書所稱恒性明命峻德。孟子所謂人之大體是也。子旣問之詳矣。試問子形軀爲父母所生。固屬陰陽。特人之小體耳。若人之靈性。爲人之大體。非屬陰陽。果孰造之乎。

後儒曰。倘人之靈性。果是陰陽之氣。則人之神。允爲父母所生矣。今據吾子高論。且據中國古經微言。確知人之靈性。實非陰陽也。但父母有形軀。亦具靈神。以形生形。以神生神。父母有何不能。況夫以兩人之神。合而生一人之神。更覺易易耳。

先儒曰。論父母之形軀。原係陰陽。父母以形軀生子之形軀。是以陰陽生陰陽也。以陰陽生陰陽。乃係以形生形。此父母所能及者也。但人之靈性。係無形之神體。惟超乎衆神之全神。具全能神智。始能從無氣而造此大體之神。賦之於人。使之具衆理而應萬事也明矣。夫從無而生人靈神。生人大體。稱曰超乎衆神之全神。畢竟爲誰。乃造物主是也。頌云。降監有嚴。不僭不濫。稱爲萬民之大君。大雅稱爲萬民之大父。故古先明王用郊祀之禮以祭之。禮記所云。事上帝如事親也。今人竟不明此造物主。卽係萬民大父。宇內元君。故其流弊不可勝言。或習焉而不知。或知焉而不加敬加愛。或敬焉愛焉。而非真正之禮。何怪其昧昧終身。而不獲洞見大原乎。哀哉。

後儒曰。吾中國經書所稱民之大父母。子稱其爲超衆神之全神。其能智無窮。係我

古先哲王郊祀之上主。人之靈性。係其從無而造。此恩大矣極矣。但人之形軀屬陰陽。獨係父母所生。其恩罔極。亦人子所當竭力以事之者也。

先儒曰。子言誠是。蓋上主大父母而下。惟我二親之恩爲獨隆耳。人思二親之恩爲獨隆。愈知此大父母之恩爲更隆也。試觀物類。烏鴉反哺。牝鹿跪乳。禽獸尙能知此。何況人乎。故人子違逆其親。卽目爲凶惡至極。國有常刑。卽加誅戮。以是知吾人但愛二親。而不知推本於萬民之大父母。而愛敬彌篤。尙未知宇內大孝之全旨。畢竟何在也。蓋物類蠢冥。但有知覺而無靈性。原不識造物主深恩。至於吾人。不惟內具靈性。知係造物主所造。卽以人之形軀而論。超越物類之上。亦係上主以父母而生。憑據洵有多端矣。人能近取一身。五官百骸。諸種經絡。血脉貫通處。深思其安排布置。恰中其則。各適其用。便知造物主以父母生我形軀。其神智妙

用。允非人之意見所能窮極矣。夫造物主神智無窮。定知其係超衆神之全神。而非太極陰陽。係氣之物事。足以當之也。氣頑無靈。不能有智而運思。予以上已透切發明。予知之已審。無待復陳矣。所謂智也者非他。惟在精思妙慮。欲得恰切之法。以遂其本意也。曾見智者造一絕妙器皿。而此器內外精粗。定然全美無缺。蓋此材在此不相宜。而更之於彼。令其適中。在彼不相宜。又移之於此。使之恰合。誠欲此器合此用耳。今詳觀吾人一身。百體協合。彼此相資。大小相助。無稍乖戾。如此恰當完美。造物主豈僅爲形軀計哉。因人之靈性。具神智。應用無方。而用耳以聽。用目以視。用鼻以臭。用口以言。用四支以動以履。缺一則靈性便失其役使矣。今觀人之形軀。如此全備無缺。件件合式。則靈性居中運用。而五官百體。莫不各效其用。聽其運動也。足徵造物主神智精微妙用。洵非人之意見所能想像其萬

一者。豈但陰陽之氣而已哉。今但論人之形軀屬小體。其諸種妙處。已足明微造
物主神智無窮。不可思議。況乎人之靈性屬大體。靈明內蘊。其精工美善。不愈足
徵造物主全能神智。更不可以人之識見推想乎。人苟能將人之大體與小體。安
置恰當處。一詳究焉。必然深服吾輩古先明儒。拜敬造物真主。事之卽如事親。其
義理親切。更彰明而較著矣。○試譬之一人。二親生其身於地窖之中。此人生長
於斯。從未覩天地之高厚。日月之光華。及萬物之雜陳。我於地窖之中。勸其識認
造物真主。係萬民大父。不必援引多證。但據吾人形神兩件。切指而詳示焉。彼必
能據本心之良。深信宇內定有此造物真主也。迨後引之出離地窖之中。明覩天
高明上覆。地博厚下載。萬物諸種美妙。與人所以相因相須之處。吾知此人更曉
然知天地間。有造物真主。爲萬民大父。而感恩報德不容已也。

第二篇論天地萬物皆供人役使足徵宇內有造物真主

曠觀天地萬物。與人相因處。足徵宇內有造物真主。洵無可疑矣。蓋天地間諸種萬物。無一物不與人之五官相連屬。我有二目。則天地內有日月以對目。我有兩耳。則天地內有五聲以悅耳。我有口。則有五味以適口。我有鼻。則有五香以適鼻。我有四肢。則有剛柔冷熱等物。以合四肢之用。且萬物繁生。或取其羽毛以蔽風寒。或用其爪牙。以作器皿。或資其有力。以備耕種。或因其善走。以供乘騎。或司晨。或守夜。或馴。或猛。種種諸物。罔非吾人切身之依。至於草木五穀。或養生送死。或治病療疾。又與吾人之口腹相合。全身諸症相符也。此必有造物真主。具全智安。排精巧。具全善愛民如子。斷不使一物不備。致吾子有仰望莫遂之隱耳。又日月星辰繫於天上。運動有常。按時定候。絲毫不爽。於人相因處。更爲切急。太陰報一。

月之時。太陽指四季之候。恒星明已往之歲。且日煖下土。令地與海中濕氣。騰至空中。變爲雨露霜雪。滋潤大地。生植五穀百果。以養吾人。因而人生天覆地載之中。優游自得。殷然各遂其生。各適其性。設使但有天地萬物。而無人居乎其中。雖有萬物。盡屬虛設。將見地爲荒區。草木暢茂。禽獸繁殖。獸蹄鳥跡。徧滿寰中。天地徒有其覆載。日月徒有其光華。山海徒有其流峙。且蠶吐絲。蜂釀蜜。羽毛鱗甲。五金草木等物。俱爲無用矣。然而世上有人。天地萬物。無不緊切吾人日用。布置恰合。件件巧妙。由此觀之。則造物主實具父母之心。稱曰萬民大父。洵名實兼全。而至德無涯矣。

第三篇論天地萬物俱有始

今既知天地萬物。總爲人用。則知人類定然有始。人類有始。則天地萬物。不過供

人役使。更知其有始矣。若使人類無始。則生齒日繁。地窄人稠。不特地不能容。將人不聊生。何以生活於天地之間乎。上稽古書。天地初闢。人民稀少。諸務未興。朝野未判。民皆荒聚野處。並無宮室。大地之上。盡爲茂樹叢林。未便耕耘。以謀衣食。故一切衣冠器用。禮樂文章。概乎未備。迨後人民稠密。而一人首出。聰明睿知。方能董率羣黎。治曆明時。分疆畫里。然後朝野方分。政務漸舉矣。此不惟我中國如此。徧察天下各國。莫不皆然。足徵彼時寰區之內。人民概皆稀少也。卽以唐虞中天之時而言。唐虞數百年前。人民定然稀少。由此而遞推上古之時。人民愈爲稀少。不過一家耳。夫一家之初。必係男女二人。此二人者。必係萬民元祖無疑矣。此理大有確據。無待詳辨。今曠觀宇內各方之人。或地隔重洋。相距數萬里之遙。雖風俗不同。語言各別。然有數種常行之規。竟致不謀而合。若合符節者。豈非上古

人稀同居一家一國。元祖元宗公議所定成規。令其後世子孫。世世遵守。不容或替者乎。卽如各國所行郊祀之巨典。值災遇患。沐浴齋戒。誦經祈禱之實禮。冠婚喪葬之儀文。及一切耕田所需器具。孩童所頑耍之物。天下萬國。大概皆同。推其原並無他故。總因起初原係一家。一家所發常言。一家所定常規。所遺古跡。人已習熟。萬世而下。莫能全易耳。○微特人類有始。下至禽獸魚鼈昆蟲草木。亦俱有始也。蓋諸物既具生活之性。俱由胎卵種粒而生。今觀數種微蟲小草。亦必由種而生。斷不能無種而自生。倘一物能自生。此一物也。必一時能有。亦一時能無。蓋有之無之。皆任己意也。今曠觀宇宙萬物。俱有形體。既有形體。必有界限。既有界限。是孰定其界限者。試論吾人。必有其界限。不能任意而高百尺。亦不能任意而矮一寸。何也。有定其界限者也。假令人能始已。必欲其全美無缺。聰明睿知。無人

可及。富貴福澤。永綿萬世矣。而今不然。決知其有始也。試問孰始人類於世。且孰始天以覆人。地以載人。萬物以養人乎。是必有始。造乾坤人物之造物主耳。要之。人之靈神。係此大父母從無而造。人之形軀。亦係此大父母命父母而生。而開闢之初。萬民元祖。更係此大父母特造。益可知矣。

第四篇總論太極

後儒曰。吾子以上明辨人之靈性。實屬神體。非關理氣。因理氣在物。渾成一體。並無靈明思想。足徵人之形神。及天地萬物所有之妙。俱係造物真主。神智無窮所造。此言恰切。洵無可疑。但考周子太極圖說。云無極而太極。太極動而生陽。靜而生陰。一動一靜。互爲其根。而天地萬物以生焉。以此立論。庶高諸儒之上。微見大原乎。

先儒曰。近世學者多稱太極尙矣。以爲造化之原。於是乎在。品彙之繁。於是乎出。故

解云。無極而太極。今按太極之實義。確切論之。乃係後儒借太極之名。另創新說。以伸己意耳。大非孔子繫易本旨也。孔子繫易而贊曰。易有太極。是言易有至大至極之元質。爲上主造生天地萬物公共之材料。所謂太極是也。並未嘗卽指太極爲肇造天地萬物之主宰也。後人不察。竟將上主抹煞。繪畫奇偶之像。謂太極之先。並無上主。止此太極一動一靜。卽生兩儀。由兩儀生四象。由四象生八卦。竟認太極爲生物之主。如之何其可耶。夫太極蘊陰陽。係元質。並無靈明自主。不過爲萬物之材質。安得稱爲造物主。今論造物主雖無形體。實有無形至靈之神體也。既有無形之神體。必有無形之神智。詩云。明明赫赫者。正指上主無形之神智。昭然莫掩耳。用其神智。造成萬有。是萬有造於上主無形之神智。非造於太極至

極之無也。今云太極本無極。又云。非太極之外。復有無極。是內體既無。外用何有。猶夫吾人內無靈心。外用何施乎。謬云。太極能分動靜。生陰陽。立兩儀。是萬物肇造於無形之至無。非肇造於至靈之上主。如樹無根。竟可結實。泉無源。竟可放海矣。有是理乎。以此立論。不惟與古經書所稱上主爲萬物之原。化生天地。宰制羣動之實義。大相懸殊。且與釋老以空無爲宗。天地人物。皆從空無而有。同一見解也。試問空無者。並已無有也。何以爲萬有之原。徧觀宇內人物。莫不以有生有。決不能以無生有也。今按無極之名解之。無極者。不過云至極之無耳。何以無之至者。竟認作萬有之原。謂其能生萬有乎。

第五篇辨理非萬物之原

諸儒云。太極非他。卽理也。氣雜而理純。氣頑而理靈。氣不能生天地萬物。而生天

地人物者。理之能也。按此則又謂理爲天地萬物之原矣。凡云理者。不當云萬物之理。當云理之萬物矣。世上豈有此顛倒錯亂之稱乎。孔子曰。人能弘道。非道弘人。誠以人心有靈。而道體無爲耳。諸儒又云。言性不言氣不備。言氣不言性不明。是明知理不離氣。氣不離理。二者在物。固渾成一體而不相分者也。而他處諸儒又云。理在氣先。氣居理後。立言總無定準。雖云如此。畢竟理與氣實同一體。不能或分。如吾渾言人。原不相分。究之人各有等。或爲君臣父子。或爲夫婦昆弟朋友。或士農。或工商。種種不一。今但論一理。原不相分。究之天下萬物。各物有各物之理。不容或混也。如天地有天地之理。日月有日月之理。金石草木有金石草木之理。誠秩然不容紊亂者。是故吾雖渾言一理。然渾言之理。不過在吾言論間耳。並未嘗實有此渾然之理。居於何處也。若然。則言論間之虛理。旣屬無有。何能生萬

物之衆有乎。乃因不知萬物俱由造物主而有。卽云理係實有。萬物皆由之而有可乎哉。渾言之理。卽如渾言之人。其實並無此渾言之人。此渾言之人。亦不過在人言論間耳。若切指某人。則俱有分別也。今旣無此渾言之人。亦無此渾言之理。欲詳言此理。當據各物之理。切指某物。條分縷析。方見分曉焉。如日月有日月之理。豈日月之理。卽能生日月乎。金石草木有金石草木之理。豈金石草木之理。卽能生金石草木乎。今種種諸物。莫不各有其理。試問此種種諸物之理。並無靈明自主。如何能預爲商酌。預爲經營。造此天地萬物。安置如此巧妙。如此恰合乎。

第六篇論陽動陰靜不能爲造物主

據諸儒論萬物之原。惟係於陰陽之動靜。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是也。蓋謂陰靜至極。陰方變陽。陽動至極。陽方變陰耳。如此則是將陰靜作陽動之所以然。將陽

動作陰靜之所以然。如此則昏暗亦可作光明之所以然矣。試問氣本屬頑質。靜了一次。倘其外無有動之者。氣必永永不動矣。何可云陰靜至極。復自能動乎。○日屬陽。數千年來常動不靜。地屬陰。數千年來常靜不動。何以太陽之動。數千年來不靜。大地之靜。數千年來不動。試問月非太陰乎。何以與太陽彼此運動。永永不息乎。○據諸儒論天地萬物之原。不過云氣之一動一靜耳。試問吾人奔走坐臥。固係兩股一動一靜矣。然豈無一心爲兩股之主宰。令之動令之靜乎。今謂氣一動一靜。化生天地萬物。竟無造物主命氣或動或靜可乎。○譬一良工。造一渾天儀。具天地形象。其中日月諸星。按時而動。宛如一小天地。倘謂此小天地。係理氣忽動忽靜所造。人必共非之。况此天地高厚。七政運行。萬物以生以育。其巧妙非但難以言傳。亦不能以意會。安得云陰陽之氣。一動一靜。卽能生此乎。○譬如

文人書寫多字。排律而成一篇絕妙文章於一幅紙上。後將此字剪裁零星單字。雜貯囊中。復將此多許單字。亂擲於地。孰謂此多許單字。自能動靜。自能排列。自能接續。復與原文無異乎。今氣之頑然。與字之頑然無殊。零星單字。不能一動一靜。復成原文之精美。而陰陽之氣。又何能一動一靜。自成天地萬物之精妙乎。○任吾子言理言道。言太極。太虛。太乙。太和。陰陽。四象。認作萬物之原。然俱係頑然。並無靈明。卽如任子云。房室之原。或係理氣。或係道。或甄瓦木料。或恰合規矩。或便人居寢。總皆頑然無靈耳。定有良工運其靈思。用木料巧爲綢繆耳。按此則造生天地萬物。更賴有造物真主。用其全智。巧爲造成也。斷然矣。○凡造一物。必有一物之理。但此理非物自有是理也。乃係靈明者心中之巧思。造此物卽命此理。具於物中耳。乃諸儒論萬物之原。又云氣之理卽是氣。氣以成形。理亦賦焉。理賦

則萬物各具其體。卽各得其用矣。殊不知氣與理同屬頑質。並無靈明。蘊巧思。試問果係孰造此氣。孰定此理。使萬物各成其體。各適其用乎。是必有造物主造此氣。定此理。而後方能如此也。

第七篇論陰陽受造並非無始自能生物

後儒曰。良然。氣屬頑質。果不能安排造作。自生天地人物。允係造物主無窮能智。裁成肇造無疑矣。但造物主用氣造成天地人物。所據者不過現在混沌之氣。猶夫工人造作器具。所據者不過現在物料耳。諸儒謂混沌之氣無始者。大概以此。

先儒曰。謂氣無始。非係受造。竟謂造物主造天地萬物。但由氣不由己。猶夫工人製造器具。但由物料。不由工人矣。如此是不認萬物主具全能。獲罪上主。可勝言哉。○造物妙主有超然。非人所可思議。蓋萬物主之有。實係自有。不由他有。故有此

主之命。則天地萬物。一齊均有。無此主之命。則天地萬物。一時全無。因其福德圓滿。由內而出。非倚他物而立。後儒竟云陰陽之氣。居於天地萬物之先。此言大非。蓋既爲陰陽。便有形體。實係上主所造。並非先有此太虛之氣。立於何地。無方所。無定名也。以此而知太虛之氣。定然有始矣。○氣頑而神靈。可知神超氣上矣。今超乎氣上之靈神。且係受造。何況氣乎。

後儒曰。中國經書。明講宇內有一上帝。宰制乾坤萬物。令之各得其所矣。但此上帝。卽爲造物主。天地萬物。俱係此主從無造成。中國經書。並未發明。予宜據實指明。以擴前聖所未發可也。

先儒曰。中國經書。稱上帝爲造物主者。不一而足。予未詳察。故不覺耳。易經或問曰。上帝者造物之主。易經註疏曰。上帝者生物之主。稗編曰。上帝者造化之真宰。口

義曰。上帝者生物之宗。日講曰。上帝者生成之宰。想三代以前。古經定然全備。上主之稱。必彪炳人間。迨秦火而後。古經廢缺。所存者不過斷簡殘篇耳。安能使上主之稱。無稍遺漏乎。

後儒曰。予謂天地有始。係上主所造。此言真實。無容置喙矣。或曰。自開闢以來。至於今日。尙未滿一萬年。不知造物主造此乾坤萬物。何故如此遲遲乎。

先儒曰。此正見天地有始。不能無始之明證也。吾人聰明有限。雖不能推測造物主。或早或遲之深意。但無論何時造生天地。亦必問之曰。既云造物主無始。何故遲之又久。然後始造乎。既有如是之間。必有如是之答。何必徒廢辭說。

後儒曰。既云上主全美無缺。所造天地萬物。亦必全美無缺。方與上主相稱。今觀天地萬物。何故皆有欠缺乎。

先儒曰。觀天地萬物。皆有欠缺。正見天地萬物。俱係受造。非自有者也。慎勿分此心而拜塊然之天爲乾父。敬頑然之地爲坤母。惟萃一己之心思。欽崇此萬物真主而已矣。

後儒曰。子謂上主能從無氣造成天地人物。論有根柢。無可置辨矣。但謂此上主係自有。無始無終。此理超人性靈。孰能知之乎。

先儒曰。上主無始。因其性體。妙有超越。出人性表。不可名狀。安能推測其於何而始乎。今無待遠求。卽近在一己。其本性畢竟何如。尙難透達。下如蜂蟻微蟲。其妙處何以如此。亦難明見。乃欲明造物主無始之性體爲何如。縱枉費心思。又焉能測其萬一乎。

後儒曰。據此則孔子繫易。云易有太極。是生兩儀。兩儀生四象。四象生八卦。畢竟何

謂。

先儒曰。孔子明智絕倫。中國儒者。羣驚爲古今所未有。且孔子繫易。韋編三絕。然後易成。是深契乎易道者。莫孔子若也。蓋其契之也既深。故其言之也必切。况抱道當躬。情慤濟世。誠恐天下後世。迷亂真宗。昧失本性。於列國諸侯問對之際。及羣弟子論辨之時。往往推本造物爲達道之本。確指人性爲行仁之根。豈肯爲含糊之語。囫圇圖圖。但指太極爲無始之元。造物之主。致萬世而下。惟知易有太極。而不知宇內有真正造物主乎。以是知孔子深明未有天地之先。有一上主。全能神智。從無而造此太極之氣。命之一動一靜。而生兩儀四象八卦。庶類也明矣。今逆而推之。庶類生於八卦。八卦生於四象。四象生於兩儀。兩儀生於太極。雖有精粗之分。實無異同之別。蓋同一頑然之氣耳。然此論蠢頑之天地萬物則然。若夫人

則大不然。其形軀雖等物類。而靈性實造物主從無中特造之神體。超越物類之上。爲萬彙之君。物類之主。而天地萬物。乃上主所造萬民一大公室。使之安居樂業。休養生息者。蓋造物主係吾人大父。慈愛吾人至極。故備物以養。有加靡已如此也。譬人起造一所房室。而此人明智之中。必懸想如有一渾然之氣。居於房室未成之先。此氣無可稱名。卽所謂太極是也。由此氣而生水土兩者。卽所謂兩儀是也。復由水土而生磚瓦木植。遞生房室之上下四面八方。房中所用各器。卽所謂四象八卦庶類是也。造成此房。上以象天。下以象地。四壁以象四象。八面以象八卦。屋內所陳多許器具。以象庶物紛紜。如此則人居其中。外以避風寒暑雨。內以供寢臥起居。卽如天覆地載。日月代更。萬品流形。取之無窮。用之不竭。左宜而右有也。此房如此恰當。便人居住。不言而知有巧匠居於房外。按法經營。因材造

作。方能如此切合耳。夫孔子聰明高乎萬世。竟不知太極之先。定有一造物真主。能智無窮。從無而造太極之氣。由此而生兩儀四象八卦庶類。何以爲孔子。以是知諸儒謂太極無始。云太極卽是天地之樞紐。萬物之根柢。無方所。無形狀。而不推本此天地萬物。係造物主所造。皆未得我孔子繫易之深心也。

第八篇論造物主能造天地萬物。又能宰制安養令萬物各得其所。

後儒曰。今觀禽獸草木。自能傳類。自能傳種。日月諸星。自具熱煖。自發光照。似與造物主無涉者。倘所謂陰陽一動一靜。自然而生焉否耶。

先儒曰。詳察天地萬物。或始造之初。或受造之後。觀其形體。恰合其性情。性情各效其形體。其妙處俱明顯。造物主能智之巧。洵非人意所能推想而得其萬一者也。蓋造物主具神體。能智無限。主張由己。迴不由他。今陰陽係形氣。體屬一定。無思

慮。無主張。烏能生化萬物。令之各成其形。各賦其性乎。足徵宇內惟有一至靈之上主。爲萬物之公。所以然。命萬物各具施生受生之能力。而爲一私。所以然也。譬如自鳴鐘。內含消息轉輪。外具渾天形象。指時定刻。毫髮莫爽。然其先必有巧匠經營。定其法則。方能如此。故良工能造之。必能制之。造制之人。乃超乎自鳴鐘之外。而爲一公。所以然也。而自鳴鐘乃冥頑無知。不過爲一受造受制之私。所以然耳。但良工之造自鳴鐘。與上主之造天地萬物。大相懸殊。蓋造成此鐘。而人自人。鐘自鐘。所處之地。彼此相分。不能時保而時存。造物主造成天地萬物之後。雖不與萬物同其體。而萬物實賴上主以宰制。不然。何以大而禽獸。小而微蟲。具覺性者。胥有食用之物。巨如茂樹。細如小草。具生性者。皆有滋培之需。是知造物主之神體。既能造之。又能保之。令之各得其所也。上主之能智。洵無偶矣。

後儒曰。今觀禽獸。飛啄任意。隨在各足。且喜遊大造。常有餘閑。至於人反忙忙經營。勞形力作。手胼足胝。方能一飽。不然。則嗟無食矣。由此觀之。似乎造物主待物厚。而待人薄也。

先儒曰。子謂人反苦而物反樂。講解此理。誠有妙論。姑不論此。今當知上主造生禽獸諸物。並無他意。不過供人役使而已。但禽獸之性。概皆蠢然。不能明理。故於其所需之物。不能先事籌畫。決擇去取。自爲預備。因此造物主。既賦禽獸以一定之性。卽定其性之所需。使之有求必得。豐養其形體者。正以供人日用之切需耳。

第九篇論造物主有主張權衡及性命二字有本義

後儒曰。謂天下之事。俱有定命定數。人力無可如何者。非特今人如此言之。宋王安石每云。國家治亂興衰。及世上一切災難。俱已早定。人雖虔誠禱祝。恐懼修省。竟

屬徒勞。災難依然。卒莫挽回矣。

先儒曰。子當知上主具神智。主張由己。世上一切災難。固由上主而降。亦由上主而免。蓋降之免之。俱係上主特定耳。當日王安石謬發此違心之談。而富弼司馬溫公等。痛斥其非。明論先王爲禳災免禍。齋戒沐浴。誠求上主。因而上主鑒其誠求。轉禍爲福者。往往而然。迨後安石。酷信浮屠。拜敬佛神。恭設壇場。多請僧人。誦讀佛經。禳災免禍。痛哉悲哉。雖其中心狂惑。卒無定識。然猶見其良心尙未死滅耳。今吾人係上主所造。且賦以自主之能。而造物主更有自主。愈可知矣。豈可惑於安石之論。謂世上一切災難。皆屬早定。竟無上主宰制其間乎。

後儒曰。謂造物主無主張者。並非無因。今觀天位乎上。地位乎下。四時錯行。日月代明。微獨年年如此。且數千年來。大概如此。是其自然而然可知矣。則造物者之無

主張。似乎憑據昭然。子復何辭以解此乎。

先儒曰。當知上主之主張。動而無動。靜而無靜。生萬物而自不受生。變萬物而自不受變。性定而體住。仁存而義行。誠萬理萬善之大原也。又須知上主至仁。未嘗不至義。有時特彰義怒。降非常之事。非特使人知宇內有上主。主持世界。一切世間之事。皆非不得不然者。更以警惕人心。及時遷善改過耳。此理無容或疑。徧察中國經書。與各國史記所錄。上主特降洪水。淹滅天下。無不相同。又成湯之時。大旱七年。湯知天地有上主。故剪髮斷爪。身作犧牲。以六事自責。誠切哀禱。爰是上主霽威。隨降甘霖。以蘇民困。又商王高宗。夜夢上帝。賚以良弼等種種非常之事。俱不得謂天地日月。風雷雨電。均屬自然。不得不然者。其間定有造物主特爲宰制。而不容或疑者也。蓋上主初造乾坤萬物。莫不各定一當然之性。但此當然之性。

既由上主順之。亦由上主逆之。無不可任意自作主張也。

後儒曰。子稱上主主張中存。按此則凡所謂性命之理。誠爲上主所定。子言是矣。但不知自古明哲所論性命二字。究竟何解。

先儒曰。凡論性命二字。須除却人爲之私意。推明上主賦畀之公理。方有定評。不然。則大失性命之本旨矣。蓋上主賦人本性。莫不各與以自主之本能。是賦之者係上主。而順之逆之者則在人。人不過稟受上主之定命。決不能易上主所賦之定命。而自能造命也。以是知人之富貴貧賤。死生禍福。謂上主特命則可。若謂人爲之事。但逢其適然之命。適然之數。則斷不可也。蓋上主賦人以自主之權。但觀其順逆。以定人爲之善惡。至於人所行之惡。係人自主錯誤。並非上主有意于其間也。

第十篇論上主惟一不能有二

後儒曰。子謂宇內有定命定數之上主。誠哉是言也。但浩萬之物。性命各殊。紛然莫齊。倘惟一上主。安能使萬物各遂其性。各安其命乎。豈宇內有多主宰分掌其事乎。抑大主而下。尚有多神代理其職乎。不然。恐惟一主宰。必將紛勞其神。肆應不暇矣。

先儒曰。子欲宇內有多主宰。以分掌其事。是欲一家有多主。一國有多君矣。亂人家國。必子之言乎。子既知一家不容有二主。一國不容有二君。愈知宇內不容有二主宰。此理明甚。何待疑乎。倘謂大主宰而下。尚需多神代理其職。是謂上主勢單力弱。能智有限。必賴百神相與補助。一如世上君王。一人不能分理。必資諸臣。承宣布化。久之必至君弱臣強。僭亂橫起。亂靡底止矣。今俯仰天地。萬物紛轔。莫不

遂其生復其性。各安上主之定命。無能改易。足徵上主能智無窮。惟一無二。無待輔助也明矣。○詳考五經。俱稱天地間惟一造物真主。作民父母。所以古先王舉行郊祀大典。皆奉此惟一真宰以加欽承耳。後世雖莫察先王郊祀正義。兼行郊社二禮。然孔子明告世人。乃云。郊社之禮。所以祀上帝。是孔子深知上主惟一。斷不容有二矣。迨先儒既衰。後儒繼起。方立后土之說。將肇造乾坤萬物之真宰。生養吾人之大父。昧然不知矣。更有甚者。不惟立五帝。以主五方。更創太極太虛。太乙太和。理氣陰陽之說。惑世誣民。是將天地真主。全然抹煞。可勝悲哉。

後儒曰。古者天子祀上帝。徧于羣神。諸侯祭山川。大夫祭五祀。是古人所拜之神多矣。子謂宇內惟一上主。不能有二。似欲棄百神。惟認一上主矣。如此則古人所拜之百神。皆屬荒渺無憑乎。

先儒曰。我不惟鄙笑近儒論神之非。而不屑認其所論之神爲神。且痛惜近儒大逆古儒論神之實義。使萬世而下。茫無真神可敬也。近儒論神。謂信之則有。不信則無。論有固非。論無亦非。神不過在有無之間耳。此言殊謬。不可爲訓。何也。天下之事。果屬真實。信之固有。卽不信亦不能無也。當知天地間定有正神。亦有邪神。正神輔人爲善。邪神誘人爲惡。明理之士。必能分辨其真僞焉耳。

第十一篇駁西銘萬物一體之說

以上所論天地人物。決非太極陰陽理氣等自然而生。定有一全能神智之造物主。從無造成。令各得其所也。今觀張子西銘大旨。謂造物主。與天地神人萬物。俱屬一體。以此立論。非特將上主之實義抹煞。且將上主與天地萬物混爲一體矣。若此。則是天地萬物自生自己。並非上主造成也。夫人物果係自生。則人物卽是

上主。上主卽是人物。人有善惡智愚。上主與之。人有疾病災傷。上主同之。甚至人受殘殺虐死。上主亦必共之矣。侮上主。逆公理。莫此爲甚。且吾儒所以闢佛教輪迴之說。共相排擊。不容其猖獗者。謂其混人物。滅倫常。恐遺禍後世耳。今謂萬物俱屬一體。此言一倡。不惟人與禽獸木石等無殊。且將上主與糞泥等無分矣。其害較釋氏輪迴之誕說更甚。而世儒謂其妙語天開。發前聖所未發者。因未深思其謬。不過喜其文章高華。不覺而誤信其議論精妙也。

第十二篇論上主爲萬善之準萬德之原

識認上主。不得任私意懸擬。當逆私意。獨用本心之良。方能領悟。蓋人之良心。卽人之本性。雖無明師。誨之諄諄。然能自明善惡。辨邪正。劃然分明。不容或昧。上主賦人本良。猶如公師然。不容人稍逆公理而順私情。惡人雖汨沒本良。畢竟畏此

本良糾制。不得恣其私情亂動者。往往然也。此本心之良非他。乃萬德之原。至尊上主。通其德。賦于吾人。以爲作善之根。避惡之具耳。○敦五倫。盡萬善。其根本大道。要在欽承上主。莫敢或忽耳。蓋五倫與萬善。俱向上主而爲。則理有根據。德日堅定。二者相須。不容或離。誠以上主爲萬善之準。人苟順行上主之意。則善爲真善。德爲真德。不然。縱使修德行善。終身不怠。譬如舟行巨海。無舵無師。何以安渡狂波。載寶物而登海岸乎。

第十三篇論上主爲萬理之原

天下之理。宜分公私兩端。公理係人心本良自然而知者。私理係一國一家所立者。私理係國家君相所設條例。令一國一家之人遵守者。公理係天地元君。賦畀斯人之秉彝。令萬世之人。所當率循者。且私理能治人之形。不能治人之神。因私

理定之人君。人君雖高居臣民之上。究亦人類耳。公理不惟能治人之形。且能治人之神。因公理定之上主。統治形神。而兼爲一主耳。私理由人君權變裁制。亦由人君率由與否。公理則無論何人何神。俱宜欽遵。無容或逆。可知定此公理之上主。洵爲宇內元君。天上萬神一大公主也。曠觀寰區各邦。地不同而風俗隨異。時不同而制度或殊。但不論何地何時。人立之私理。皆當附合於上主所立之公理矣。所謂萬理皆歸一原者此也。

第十四篇論上主爲人所向之極

仰觀俯察。萬物紛紜。俱賴吾人爲之統帥以奉事上主也。因萬類非蠢則頑。惟人獨靈。靈則必具明愛兩端。人之所明愈開擴。則其思愈高愈廣。世上之物。愈不足滿其欲明之心。人之所愛愈摯。則其愛愈求美善。天下之物。愈不能充其愛欲之

量。蓋人心之明。必向全明。人心之愛。必向全善。非全明無以滿其明。非全善無以

充其愛。惟一上主。係全明。且係全善。故惟上主方能滿人心之明。愛二司。而無所

欠缺。不然。則人之明。愛二司。俱不能充其願也。故萬物奉人。人奉主。此係天地

間當然之大序。所謂萬理皆歸太乙太和者。此也。如樂有八音。而八音節奏。更唱

迭和。總歸一樂。又如房屋。椽柱棟樑。門窗戶壁。件件皆全。總歸一房。又如畫圖。天

地山川。人物花卉。種種皆備。總歸一畫也。按此則萬物奉人。人奉主。是萬物非

蠢則頑。惟人獨靈。物不能明主。而人以明之者。感其恩。物不能愛主。而人以

愛之者。報其德。是統率天地萬物。總歸一無上真主者。人也。所謂惟天下至誠。惟

能經綸天下之大經。立天下之大本。知天地之化育者。此之謂也。由此觀之。人苟

不統率宇內萬物。欽崇上主。乃是變美而爲醜。變常而爲亂。誠紊天地間當然之

大序矣。豈非自作孽。不可活哉。

第十五篇論世人因居世多苦致疑宇內無上主解明此疑

後儒曰。人之所以疑天地無主者。洵有由來也。試觀寰宇生民。善惡不分。明明巨憝元兇。而身膺富貴。快意頻遭。且其子孫有爲帝者。彰彰豐功峻德。而現處貧賤。災殃屢受。且其子孫竟至滅亡者。歷觀古今。往往皆然。以此而論。似覺天地無上主矣。

先儒曰。惡人暫逢得意。富貴終身。並非厚幸。乃上主特欲行善君子。輕賤世福。明示身後。具有真福。以賞真德。非生前世福。可髣萬一。惡人雖暫膺世福。身後具有真禍。以罰真惡。亦非生前世禍。可髣萬一。當知惡人現享世間微樂。如巨犯羈候囹圄。雖暫賜飲食衣服。聊且微樂。乃係國家額外隆恩。俟判明罪案。或斬首市曹。或

凌遲通衢。誠欲暴其罪以伸國法耳。悲夫。○徵上主至公。賞罰彰著於人世。俯仰天地。盱衡古今。皆歷歷不爽。證據無窮。如顯罰惡人。莫如武乙被雷一事。明賞善人。莫如虞舜大孝。先居畎畝。後降大任。統御寰區。周公忠孝克著。友于克敦。卒致讒謗胥泯。天下共諒其心跡。稱其盛德。由此觀之。則上主賞善罰惡之公義。洵彰明較著矣。○予以前所論人之靈性。是神非氣。並不死滅。議論雖然真實。而理似有缺。今當探本尋源。直指靈性之原。明白陳說。庶見根柢耳。前論是由吾人靈性之體。推原有一上主。今當由上主之道。遞明吾人之靈性可也。誠以上主者。微特係人心五德五常之大本。更爲吾人靈性之大原。安可不推本言之。以明我人靈性所由來所將往乎。

第十六篇論人之靈神非氣並無死滅特賦於上主再加明釋解人心惑

人能畧明上主之性體若何。便知上主性體之超越。決知其非太極理氣之謂。乃是造太極理氣之大原。體係純神。不雜萬有也。且知人之靈性。實屬上主從無而造之神體。肖似上主。亦非太極理氣所可言也。如此遞從上主。詳加體認。則於人之靈性。始能會悟其真解矣。前已明論氣屬頑然。上主乃純神全能之真宰。故能生人之靈性。超乎氣上而爲一神體。彼頑然之氣。並無靈明。又何能生人之靈神。如此靈明乎。按此則人之靈性。定屬能智無窮之造物主。從無氣而特造也明矣。夫造人靈性之上主。能智無窮。既不可謂氣。則人之靈性。具聰明。能自主。亦不可謂氣。何待言乎。○人之靈性屬神。既爲神矣。則有而非無。實而非虛。微獨知有己。且應酬天下之事。能運精思。轉變無窮。今氣與係氣諸物。雖非虛無。亦係實有。但頑而不靈。故不能知有己。且動靜之間。皆係冥然。並無知識。故不能推知其所以。

然而得至善之歸也。惟上主係自有者。乃至實至有萬有之根原。造氣與屬氣諸物。皆係純形。造人乃兼形神兩者。形肖萬物。神肖上主。上主爲自有之有。人肖上主之有以爲有。較之萬物屬氣之有。豈非超然而特出者乎。

第十七篇論上主至公無私賞善罰惡毫髮莫爽可見人之靈神無死滅

世間暫樂。不惟與善人之德不稱。且大非吾人本性真福。更能引誘吾人喪厥本良。況乎君子蒙禍。小人蒙福者。古今來屈指難更僕數。是知身後必有上主所賞真福。厚酬君子之真德也。○上主全善。所賞善人之福。必與上主之全善相稱。較善人在世所積之善。必萬萬超出。不止副乎其善而已。至于世上一切福樂。不過養人貪財恣色驕縱復仇等惡念耳。安可據爲真賞乎。蓋身後定有上主無限真福。報善人修德之實功也。○人苟克修實德。必常畏人知。是爲不顯之德。德行之

尊品。諸德無以復加矣。如此德行。必落落寡合。盡人莫知。是德行愈隆。而世報愈寡矣。且世間賞罰。往往不公。或罰惡而遺善。或錄才而棄德。或旌揚外著之德善。必致鄙薄中藏之實修。嚴罰極刑。所以誅兇人。而罪溢五刑。罰有餘辜。高爵厚祿。所以酬德士。而德邁三公。賞有遺善。況乎秉法者逆公理。順私情。竟致善惡不分。賞罰不明者比比然也。試觀功名蓋世。而不矜不伐者。每致淪落以終身。勳猷偶著。而自誇自飾者。竟邀虛聲于一世。可知世報皆僞。定有身後實德之真報也。

第十八篇論世福有缺不能充滿人心足徵人之靈性決無死滅

凡人生子。未有不願其子福樂終身者。雖力有不足。而經營籌畫。不畏艱苦。或留功名以蔭其嗣。或謀財貨以安其身。凡力所能致者。莫不畢慮竭智以圖之。微獨王親之本分宜然。實發於父母之本性自然也。蓋此念乃上主所賦固有之良。不

待勉強。不得不然耳。今上主爲萬民公父。其欲萬民共享常生真福。以遂其本性。較二親之篤愛其子。更爲急急可知矣。吾人寄形宇內。不過百年有盡之形軀小體。上主且備萬物以養之。無少欠缺。何況人之靈性。爲人大體。竟致饑餒其神。而空乏其靈。是上主能造之。竟莫能養之矣。且重人小體。輕人大體。吾知至仁至義之大主。決不忍出此也。則以常生真福。切報人之身後。理所必然。無容或疑矣。○凡人本心。莫不願得真樂。若身後並無真樂。以遂其心願。反不如本無此切望真樂之心。尙能使人心安然無慮也。倘有此心而不得遂。則人心之憂苦。莫此爲甚矣。蓋既不獲真樂。必求世上之僞樂以解之。無如人心喜新厭舊。每想奇景佳地。思有以適耳目。愜心志。卒至換一景。樂未幾而新復如故。遷一地。居未幾而厭又隨生。謀之終身。必無快足之一日焉。即極之尊爲天子。富有四海。玉食萬方。臣服

宇宙聲色貨利。左宜而右有。然形體脆弱。漸就衰殘。七情熾發。無時寧靜。喜日久則日厭。樂日久則日煩。且名利在念。妻子營心。是故動猷茂著。妻子姣美。不覺顧之而色喜。及至功名頓喪。妻子死亡。其慘戚悲傷之狀。洵有不可以言語形容者。徧觀世人。自生至死。其形態莫不皆然。可慨也夫。夫上主賦人恒性。原令人求得常生。切想真樂也。乃全受世苦。究無真樂。是上主生人於世。徒膺多苦。勞瘁一世。竟無底止矣。此豈合夫上主至仁至慈之實義乎哉。○謬謂人之靈性有死滅者。並無半點確證之可憑。若予之所謂靈性無死滅者。洵有多端至理之足據。且畧舉五端以論之。一則人之靈性實無死滅。妄謂有死滅。所關甚重。假令人之靈性。卽有死滅。今云無死滅。所關甚輕。二則生人之本性。常畏死而貪生。今謬謂人之靈性有死滅。非出於本性之自然。乃係順私欲之妄談耳。蓋本性之良。確知身後

定有賞罰。止因生前放恣于惡。無所不至。恐云身後定有賞罰。則永難脫離。故與其謂身後有賞罰。莫若云人死其靈性全滅。而生前可以任我所爲。毫無忌憚矣。三則謂人之靈性無死滅。此道相傳人世。甚益君子修德之心。深阻小人悖德之念。四則謂人之靈性有死滅。即是謂宇內無赫赫明明之上主。降祥而降殃也。況謂人之靈性有死滅。即是疑上主不公。疑上主不公。即是不信宇內有上主矣。五則上主全善至仁。爲萬民共父。願人永享真福。乃其本性自然也。今徧觀宇內生民。人人皆苦。並無真樂。若謂人死而靈性隨滅。終無真福。爲此言者。即是謂上主非全善至仁也。觀此以上所論五端至理。謂靈性無死滅。較之謂靈性有死滅者。其真據不誠昭然莫爽哉。况乎謬謂人之靈性有死滅。其言終無一據乎。

第十九篇明辨性理諸書謂天下之物不論靈蠢俱有始終之說

後儒曰。子言誠是。但性理諸書。乃云。凡此天地人物。俱有始終。今人之靈性。既云有始矣。據彼所云。則人之靈性。亦必有終矣。子復何言。

先儒曰。所謂有始有終者。乃彼此相雜。有所妨害故耳。如人之形軀。具有元濕元熱兩件。二者乃相雜不容相勝者。有一盛必有一衰。如火勝水。則水衰而火盛。水勝火。則火衰而水盛。相攻既久。力不能支。此死滅所由來也。今人之形軀。有死滅。因其有水火等情相雜。故有始終耳。若人之靈性。屬神。並無二者相雜。義不受尅。且能制氣。不受其侵傷。此人之靈性。所以有始無終也。蓋上主爲靈性共父。造人靈性。賦以常生之念。極願其常生而享全福。今世福微暫。迅速如電。善人功高德峻。上主豈忍以此虛幻世福。暫賞生前。致令善人徒存真福之想乎。夫上主賦人自主。既能改過而遷善。賦人本良。又能修德而立功。然而曠覽古今。君子艱難困苦。

小人暢樂自適。往往皆是。觀乎此。正見上主鍾愛人靈。不令死滅。身後定有真正賞罰。憑據昭然矣。

後儒曰。子云身後之賞罰。永無改易。洵足勉人修德。戒人爲惡矣。倘或身後賞罰。或有未真。將吾人在世。苦身克己。進德修業。盡棄世間之虛樂。切望身後之真福。而身後卒無真樂。如此之人。非特可憫。且屬徒勞矣。奈何。

先儒曰。身後之賞罰。此道昭著人間。能令惡人有真禍可畏。時加警醒。莫敢縱其逸志。能令善人有真福可望。愈加奮勉。更足慰其苦心。此理予以前剴切講明。決其必有。無容疑惑矣。譬如子心尙有疑惑。吾必深信之。信之既深。行之必篤。微獨非義之樂。吾決意斷之。且合理之樂。亦常思淡之。而不稍窒心中。蓋恐於理偶有過差。致干上主之嚴罰耳。子心疑之。必將縱慾偷安。放蕩無忌。無論所樂之事。合理

與否。皆昧然不關重輕焉。吾兩人如此存心。是一信一疑。兩相悖戾。各從其是矣。假令人死靈性亦死。子固不能笑我所信之徒勞。我亦不能笑子所疑之或誤。因子之所樂已過。吾之克苦已往矣。倘生前所行善惡。身後定有賞罰。子之真禍忽來。吾之真福必至。皆永遠無窮。斯時也。一膺真賞。一受真罰。吾深嘆子之疑惑。錯謬殊甚。而痛惜悼恨靡已也。悲夫。

性理真詮提綱三卷

遠西耶穌會士孫璋德昭氏述

靈性之道目錄

第一篇發明真教總義

第二篇論但守五倫不足爲真教

第三篇論字內當有真教

第四篇論真教惟一不能有二

第五篇論真教惟上主所立

第六篇論上主真教與世永存

第七篇論真教實義聽人考察

第八篇論考察眞教當據何法以明其爲眞教

第九篇論眞正異端在於不認眞教

第十篇總論異端之非

第十一篇駁漢唐以來性理一書諸謬說

第十二篇論今之明儒識見雖高議論雖正但與眞教之理尙有不足處

性理真詮提綱三卷

遠西耶穌會士孫 璋德昭氏述

靈性之道

第一篇發明真教總義

後儒曰。今聞天地間惟有一至尊無對之上主。無始無終。無聲無臭。全能全智全善。實爲肇造天地神人萬物之大元。又云人之靈性。爲上主從無而造。有始無終。不死不滅。生前善惡。死後賞罰。大哉論乎。斯其至矣。予不能不心悅而誠服矣。蓋此兩端至理。最關緊要。洵爲諸道之大原。萬理之根柢也。倘無此兩端至理爲之綱維。皆虛而不實。浮而無根。雖終身由之。必不能積德修善而獲真報也。曠觀今古。立教多門。然其所以立教之宗。非謂理氣。卽云太極。非談空。卽說無。所論賞善罰

惡俱在現世。所論天堂地獄。不但與上主至公之義相悖。且與人靈性之實義。亦大相刺謬。詎得謂探本尋源之真教乎哉。嗟乎。中心搖搖。竟弗能決擇一教以爲指南矣。將欲舍教以立身。又恐爲人所譏。今已矣。吾守五倫以盡人道可也。

第二篇論但守五倫不足爲真教

先儒曰。子遵五倫以盡人道是已。當知五倫之道。賦於上主。盡五倫而不推原於上主。是循其末矣。而探本則未也。夫豈可哉。蓋國家有五倫。盡五倫於世上之君親。則家有孝子。國有忠臣。然後世上之君臣父子相通。家齊而國治矣。六合有大倫。盡大倫於天上之大君共父。則宇宙多仁人。寰區多義士。然後天上之大君共父。與吾人相通。乾坤內外之真教彰矣。吾人必互相維繫。方得相通。苟人與人不相通。則世道悖違。人事乖亂。人與上主不相通。則生不知其何所來。死不知其何所

往現在所行。究不知其何所爲也。由此觀之。盡大倫於上主之前。不較盡五倫於人之前。更爲吃緊乎。

第三篇論宇內當有真教

邪說橫行。壞人心性。執真教之理。提撕警覺。如人身染瘋狂瘟疫等症。語言行事。紊亂失序。雖以正言。誨之醇醇。令其醒悟人事。無奈其病已深。徒勞無益。非遇良醫。施以善劑。除其病根。則其病愈染愈深。不陷於死亡者幾希矣。今二千年來。異端雜出。逆理亂常。迷人心志。害人本良。中國儒者雖具一己之論。闢異端之非。令其遷改。卒不能變其邪心。歸于正道。何以異是。悲哉悲哉。當今之時。正宜講明真教。確認上主。直指乎降祥降殃之顯赫。申明夫賞善罰惡之大權。斯邪正立見。真偽昭然矣。蓋真教能治人身。兼治人心。外而規矩嚴肅。秩然不紊。內而誠意懇至。

肫然弗移。苟真教之是遵。則既明宇內之真主。又明真正之賞罰。而邪教自然熄止矣。蓋吾人私欲日深。情好日偏。富貴淫其心。安逸蕩其志。異端邪說又從而蠱惑其性靈。是故驕奢淫逸。無所不至。放辟邪侈。無所不爲。心如病狂。豈不然哉。不有真教實理。誨之改遷。何以拔人心之陷溺。超乎萬物之上。使之卑視自己。而欽崇上主乎。○真教如太陽。光照萬方。行路者依此光而行。必不失蕩平之路。致有岐路之悲。無真教。微獨修德無真向。且遵道而行。半途而廢。易入岐途。而無貞固之守。有真教以爲之準則。則心志光明。規誡嚴密。修德有輔翼之方。進業有勸勉之道。有罪愆則遷改有門。避惡風則防備有法。倘無真教。修德進業。皆不能合乎中庸之道也。蓋修德如射。失諸正鵠。射雖工。何益乎。

第四篇論真教惟一不能有二

後儒曰。上主係宇內共主。天地元尊。欽崇之道。宜萬國相同。不可有二。乃起視斯世。異端雜出。不啻如敵國相爭。戈矛相向。仰維上主。乃萬真之原。愛真而惡假。必大發慈惻。決不忍人世以虛僞相將。彼此仇對。定立真實之禮。使人從中分別真僞。如太陽當空。而真僞昭然共睹。豈肯使僞教亂真教乎。

先儒曰。然。真教惟一。原不容僞教雜乎其中。原其初。固定實理法程。分別真僞。使人遵守。徧考經書。證據鑿然。迨後人心不古。喜新厭故。邪教紛出。而真教方晦也。蓋上主初造人類。兼有二者。一屬神。一屬形。二者相較。神重而形輕。萬物所以養形。真教所以養神。養形者已全備無缺。而養神之真教。或有缺焉。斷無是理也。是故開闢之初。真教之傳。已燦然明備。無纖毫缺略矣。夫真教爲人而設。無人則無教。有人則真教卽昭明於世。以是知上主乃造人之大主。立教之公師。人係上主所

造教係上主所立。然後教爲真教也。必如此吾人存心養性。天壽不貳。修身以俟之。方能生順死安。復命歸根。而無遺憾矣。不然。真教不明。邪教日盛。何以返上古真教中正之實理。滅異端偏謬之妄行乎。蓋真教者。乃先儒相傳上主所立之古教也。凡有新說。皆今人所立之異端耳。○夫事始於今。理始於古。真教之理。乃中庸至理。自開闢已然矣。是真教之行。世世相承。未嘗或替。當開闢之時。定有上主所生之人。上主已將此真教之理。諄諄告飭。不啻耳提面命以傳之矣。以此而論。則佛老之教。理氣之說。太極陰陽之論。以及太乙太虛太和五帝等論。昉于何時。皆有歷朝年月可考而知。其非上古相傳之真教。不誠彰明較著乎。

第五篇論真教爲上主所立

真教之理。純粹精微。全備無缺。惟全能全智之上主。方能立之。非惟聰明才智之

士莫能定之。卽盛德絕倫之聖人。教思無窮。愛人無已。終限於能智不足耳。是知

天地係上主所造。人係上主所生。眞教亦係上主所立無疑矣。○人心有靈。靈則

能推明乾坤之內。有一上主。加敬加畏矣。然上主尊貴無上。必舉行何禮以展其

恭敬之誠。非有眞傳。未能盡知。又人之靈性。永存不滅。死後定有眞正賞罰。賞善

人以如何之福。罰惡人以如何之禍。且欲獲此福。當修何善。欲免此禍。當避何惡。

此係造物主之玄旨。其理幽深莫測。超人靈性之上。雖因天地間有形之物事。極

力推究。奈人之聰明有限。不過知宇內有上主。必不能透知以上所云上主立教

之玄旨。畢竟何如也。又獲罪上主。上主或赦與否。卽赦矣。當行何禮以補前愆。苟

得重罪。上主果寬其既往。與以自新之路否。種種諸疑。理奧義深。俱非人之識見

可以推明者。是知惟有上主所立之教。至眞無僞。本末兼該。始終一貫。透切講明

以上諸理。方能使人心醒悟。知上主生人於世何爲。知吾人作何修爲。始能與上主心相契合。永久不離也。○人未有不好善而惡惡者。是人性本善可知矣。然而好善而善不加修。惡惡而惡不定改者。豈非人之靈病日深。以致私欲蠹我心性。不克自振拔乎。孔子教人克己。大學教人明明德。是明知人之明德爲靈病所拘。私欲所蔽。喪其本然之明德矣。不然。孔子教人克己。大學教人明明德。不皆爲多事乎。語云。從善如登。從惡如崩。是人性已壞。更可知矣。如人形軀本來壯健。但染寒熱等症。厭膏粱而甘酸辣。非膏粱不足以悅口。身之病累其口之味也。上主全智。能察人心之隱惡。故立真教。施以應症之神方。則私欲雖勝。無所容之矣。○上主賞罰。原不專在現世。世人不解此意。謬謂作善未必卽降百祥。作不善未必卽降百殃也。且謂惡人操行不軌。專犯忌諱。悖棄彝之良。滅倫常之道。本身福壽綿

長。且其子孫有爲帝者。善人積德累仁。幽獨無欺。仰焉而無愧。俯焉而不忤。反致生前患難叢集。死後雖留空名。無補實行。然觀乎此。正見定有上主所立真教。慰善人之苦行。使其愈加奮勉。以邀身後之真賞。警惡人之肆志。使其莫敢縱慾。以免身後之真罰也。史遷不達造物主之玄旨。而怨尤終身。以致獲罪上主。可勝悼哉。○吾人居世。未有不求福避禍者。但未識真福何在耳。故求長生者。辟穀延年。干利祿者。患得患失。妄謂真福卽在斯世矣。嗟乎。茫茫宇宙。不啻如石火電光。倏忽莫定。豈真福處所耶。故上古聖賢於人世福樂。浮雲視之。敝蹤棄之。漠然不以動其中也。當知人性已壞。私欲深而性光蔽。但知生前浮淺之事。莫悟身後玄奧之理。此真福之理。惟上主所立真教能講明之。至於人立之教。如釋教所講善惡因果等異說。大壞人心。悖理實甚。烏有所謂真福哉。○萬象森布。供人使用。俱與

人之形體相須。如目之於色。耳之於聲。件件相須。莫能相離。若然則人之靈神。肖似上主。與上主之美善全福。其相須處。不更切乎。上主至真誠。至美善。人有聰明。以向其真。有心思。以向其善。上主至威靈。至慈惠。人有敬畏。以凜其威。有本良。以報其德。且上主至公明。人有自主。能改惡遷善。邀其仁恩。回其義怒。因靈性之學。兼死生之道。備形神之理。語大天地。莫能載。語小天下。莫能破。此惟上主始能立之。人雖明智。孰能推知。其所以然。自定所守。倘非上主特立真教。誨之諄諄。安能與人性相稱。坦然由之。而無他岐之惑乎。

第六篇論上主真教與世永存

後儒曰。真教典禮。湮滅失傳。其來已久。諒天下各邦。與吾中國。所存者。不過真教之影。而真教之全。未得聞矣。

先儒曰。仰觀俯察。衆庶繁生。各相戕賊。如火滅水。水滅火等是也。然上主全能。既生之。必保之。莫不令之各安其位。各遂其性。決不致彼此相戕。殄滅無存矣。上主保存物類。尙如此周全。況真教之存。關人性靈。至深且重。豈容異端之學。得而大亂其真乎。是故真教之傳。布在寰區。流行萬世。滅于此國。彼國必確守勿失。失之于彼國。此國必篤信無疑。是知真教永存斯世。如天覆地載。無時蔑有也。○歷考史書。上古之世。人盡遐齡。不似今日之短促。微獨中夏如此。各國經書。莫不云然。因上古人稀。上主令人壽高年長。欲人類蕃滋。奉事上主。確傳真教也。且爲古初方策不備。書教未興。欲人類胥臻上壽者。所以補無書之缺。使人口傳真教。不致遺亡耳。觀乎此。則上主保存真教。其用意不亦深哉。

第七篇論真教實義任人考察

後儒曰。子謂上主保存真教。永存宇內。不令泯滅。立論確實。其說信然矣。但真偽並行。邪正難分。將何所區別。使真教昭著于普世。令人人共曉乎。

先儒曰。上主真教。無論行于何方。所立規誡。莫不合人本性。所行之事。並非拂逆人心。強人必爲也。蓋良善慈仁。謙恭忍耐諸德。本乎性靈。上主所立真教。不過因此而利導之耳。是故人于真教。必當詳察其實理焉。蓋察而後明。明而後信。信而後行。久之則習與性成。道與心合。中心悅之。有不可以言語形容者也。邪教不然。不令人明之。必強人行之。蓋邪教原係人立。索隱行怪。欺世盜名。不惟難明。且隱僻詭異。恐人明之。即不願從之也。真教乃上主所立。根據鑿然。本末一貫。愈明則愈知其美。愈察則愈服其真。倘立教不許人察其根柢。以定從違。觀此踪蹟。詭密。其爲邪教彰明較著矣。是知上主賦人良知。正爲考真教以奉守。察僞教以拒絕耳。

耳。人有聰明。安可誤用乎。○倘設教而分疆域。論爾我。別貴賤智愚。便非萬民共
父所立之真教也。真教乃宇內公教。無論貴賤貧富智愚賢不肖。皆可以與知與
能。且真教迪人行善。諸德咸備。或行法以俟命。或以德而報恩。信上主之真威。欽
承無懈。凜上主之昭察。戒懼時存。君子修德。刻厲功深。舉真福等理以慰其既往。
小人縱私。日就汙下。舉真禍等理以警其將來。故萃宇內人士。不論男女老幼。俱
可超凡而入聖。亦不論善惡智愚。皆可改過而從新。總由真教大公無我。故人人
皆能成聖成賢。決不使一人有失望之悲。致擯棄于真教之外也。○上主萬德全
備。萬善兼該。洵美好福德之大原也。若然。則上主愛好本體之全美全福。必出于
本性之自然。雖慈愛吾人。有加靡已。原以感動人心。使之信認己性之尊貴。茂加
福德無限。敬慕時存。順其旨。莫敢違其命耳。此則令人心存誠敬。欽崇上主。內盡

之實禮也。若有人焉。深悟上主尊高無極。仁恩無盡。口頌上主之美。躬行教理之真。必視四海之人。皆我兄弟也。苟見宇內人心。迷惑異說。未信上主而欽崇之。定大傷上主之仁心。獲罪上主靡極。奉行真教之人。返之于心。誠有怵惕難安者。故不避風濤。不畏寇險。經食人啖人之國。敷傳真教之理。使認上主至尊。欽崇無貳。改過自新也。倘有時偶獲罪於上主。必痛自刻責。補全無缺。然後始安。或嚴齋。或誦經。或席地枕石以苦其身。或靜默深思以防其慾。種種補過之工。惟懼有負上主之深恩厚澤耳。不然。則心中之懊悔。誠有不可以名言者。此則令人敬奉上主外盡之實禮也。以上所論真教內外兩端實禮。皆由本心之良而發。不得不然者也。

第八篇論考察真教當據何法以明其爲真教

後儒曰。據子所論真教之理。如此全美。果在世間。人人皆宜信之。據此則遵從者必滿寰區矣。然徧考諸夏。遵從者果係誰乎。

先儒曰。吾以上所論真教之禮。原本昭著。義理精當。子苟按理推求。果在人世。決無可疑矣。雖然。譬之懿美當前。人人極口贊頌。然贊頌者多。而實效其德者鮮矣。既不實效其德。必將深惡其德。于是妄肆排擊。誣端人以朽名。毀貞士以汚行者。往往皆是。人之于真教也亦然。真教奉一上主。傳教淑世。關人性靈。洵非淺鮮。無奈人心舊染已久。深惡真教談理切實。不稍隨俗。于是變法以傾之。設計以壞之。必使真教不容于世。然後其志方慊。是故真教之理。超人性靈。廣博難窮。究係盡人當信之正理。乃反笑其不經。疑其虛誕。奈之何哉。

後儒曰。我于真教不然。察其理固真。定奉守弗遑也。

先儒曰。其然。豈其然乎。今察天下各國之人。其本心俱有錮蔽。子雖高士。邁越人羣。然而倫風之染人最易。子卽明知真教之實理。亦若視而不見。聽而不聞矣。

後儒曰。是何言哉。

先儒曰。子勿怪予論涉于激切。祇用一言。子卽明釋吾論之果然也。如中國書籍。講明大地本係圓形。只因古書云天圓地方。久信于心。雖有新書作證。猶必云天圓地方。人心固蔽。牢不可破。以至如此。可慨也夫。今性理諸書論人道。未嘗不井井有條。至于談人道之所以然。非主太極。卽本理氣。竟將上古相傳。維皇上主。降衷下民。監觀人心。毫髮不爽之真理實學。悉削不道。何怪下愚不移之輩。自暴自棄。妄執氣聚則生。氣散則死之說。妄想世樂。致利祿薰心。美色溺志。往而不返乎。嗟乎。以如此之世。侃然而談上主所立真教。如人身發毒瘡。欲操刀盡割其糜肉。必

諱疾忌醫。不任受其疼痛也。是故信從真教。非滌去夙見。虛其心以納天下之公理。究莫知真教畢竟何如也。蓋真教本係天下公理。人不論遠近。地不論遐邇。當以是非爲準。方知真教之實理。倘以其傳自外邦。便私心鄙之。固執不信。豈天下之公論乎哉。

第九篇論真正異端在於不認真教

後儒曰。雖然。吾中國古儒所傳之教。寧非真教。中國之人。守中國古儒所垂古經之遺訓足矣。何必復信子所謂真教乎。

先儒曰。語云。書不盡言。言不盡意。即使中國古經全備無缺。亦不能將乾坤內外之大道精義。畢陳無遺。況經秦火之殘烈。王莽董卓之焚燬。古經大受其凋殘乎。真教之理。原存古經。但古經殘缺。安得謂真教之理。全具古經乎。試卽古經考之。雖

存什一千千百。猶足啓迪人心。以明真教至理。但註釋不無晦明耳。欲達古經立旨。須將本文詳加體認。方有領會處。倘以小字討生活。吾知其于本文必一字不通也。○漢唐宋以來。諸儒意見不同。講解古經。議論各別。獨出己見。莫據真理。以此古經失傳。晦處甚多也。苟因幾端真教之理。不顯著古經。卽謂其非真教。豈千古定論乎。今釋教誕妄。不可枚舉。立說陳辭。大悖古經。加以左道之名可也。真教原與未經失傳之古經若合符節。乃惟以古經失傳。真教之全。現在不備載古經。卽以異端目之。夫豈可哉。何爲異端。與上主所立真教之理。適相刺謬者是也。論人之良知。自能知異端之非。但堯舜歿。孔子之道衰。邪說代作。中國人心之蒙蔽。日甚一日。雖明明真教當前。必棄之如遺。而輾轉牽就于異端中矣。爲今之計。當何如哉。真教旣係生人當緊之道。宜據本心之良。撥開舊聞。獨抒真解。知異說皆

非。惟真教具生死大道。迫切求之。始能有得。倘不據本心之良。悠忽從事。必俟得有真傳。方肯信從。則嗟無及矣。○或謂異端之謬。大壞人心。迷失真跡。上主何故任其縱橫人世。不卽絕滅乎。不知真偽並行。而察識真教者必難。難則由邪反正。其見必真。其守必定。而其功亦甚大矣。且世上美善。非苦其心志。勞其筋骨。不能有成。况真教係吾人性靈根本切圖。若非苦心焦思。極力窮究。豈可安坐而得。如金剛石寶物也。生於石山之心。韜光匿彩。不與凡石爭輝。人欲求之。非穿石莫獲。若然。則上主欲人詳察異端之刺謬。以明真教之實理。豈不然乎。

後儒曰。子所論上主所立之教。如此其真。凡人俱當信從固已。但予惟確守本心之良。非理不行足矣。何以教爲。子所謂真教。卽不奉焉。有何罪過。上主豈遽罰子乎。先儒曰。子言非是。倘朝廷諭旨。旣已頒行天下。無論知否。違之者罰在必行。予以上

所論上主所立之眞教。既已宣布人間。至明至著。人心有靈。自能覺之。今子乃師心自用。不殫精竭慮。極力窮究。猥云但守本心之良足矣。惡得無罪。夫眞教係上主親立。人不信從。如人子身染疣疔。其母具良藥以療其疾。且再四迫之使服。無奈其子抱疾以終。寧死不服何也。若然。則其子因病而死。咎在母乎。咎在子乎。

第十篇總論異端之非

後儒曰。觀子指陳諸教異同。俱見根柢。請迪我聰明。相與精察諸教之是非。一洗從前之陋解。益我心性。不良多乎。

先儒曰。夫所謂教者。必推原天地間有一上主執賞罰之權。判定善惡。絲毫不爽。方足稱之爲教也。乃異端紛然。居心悖違。凡有議論。皆欲非詆上主耳。釋教信輪迴。所論賞罰。狎侮鄙陋。供人笑談。如此者。詆上主之至公。道教信邪神。云六合之內。

神祇彌滿。分掌天地萬物。如此者。詆上主之全能。競談理氣者。謂理氣與上主渾爲一體。無所區別。如此者。詆上主至尊無對之神體。且云。宇內禍患。皆惡人之怨氣所感。宇內福祥。皆善人之和氣所召。如此者。竟將掌握乾坤。宰制羣生之上主。一筆抹煞矣。以上皆謬說。蓋謂天下萬事萬物。俱屬已定。並無上主宰制。不過如自鳴鐘之輪轉相同耳。故云。天有一定之氣運。吉日凶時。必待星家推算。地有一定之土脉。主祥主災。必須堪士詳觀。殊不知天下之事。有與一定之氣數迥不相關者。厥有兩端。一則事由人定。殫其聰明。成敗利鈍。先已預料。此與風水美惡。時日好歹。固無干涉。一則事由上主所定。其命已定。神聖莫測。術士何人。安能改上主一定之成命乎。要之。此時作善。則此時卽爲吉時。此時作惡。則此時卽爲凶時。何庸枉費心思。妄加推算爲。總因立教無本。任諸家騰躍。千百其門。微獨不可爲。

教。且係上主之仇敵。人心之蠹賊也。○獲罪君上。必加重刑。詆毀上主之異端。竟容其搖唇鼓舌。縱橫其說。以亂天下。如之何其可耶。今觀妖人術士。挾風水占卜。陰陽術數虛妄等事。蠱惑人心者。徧察天下各方。在在皆是。吾恐世人容之。上主威靈。必降嚴罰也。○上主肇造吾人。令人欽崇者理也。而異端之人。竟將邪神誤認爲上主。且隨自己之意。立邪神爲上主。敬求邪神。妄想聰明富貴等。其乖謬悖亂。何至此極乎。國語云。古者民神不雜。及少昊之御宇也。九黎亂德。民神雜揉。至顓頊而百度維新。治歸上理。乃自漢代以來。卽如少昊之世。民神雜揉。不辨邪正。竟將神與人。人與物。上主與邪神。天地萬物。太極陰陽。同屬一體。混然不分矣。聞之二千年前。外國之書。極贊中國上古之時。風俗醇美。人心專一。無淫祠。無塑像。敬上主之眞實。除邪神之僞妄。至於今而此風邈矣。不可復覩矣。可勝悲哉。○徧

考五經。並無封神之說。今禮記雖有其說。乃係暴秦之時。呂不韋附會之辭。非古禮記原有之本意也。安可一誤而再誤哉。○今觀天位乎上。地位乎下。萬物錯陳。其光華燦麗。美好精工。無非羣徵上主之福德美善。至極無加。使人仰觀俯察。竦然時存敬畏。肫然時深感謝耳。無如異學居心暗昧。罔識真元。日月揚光。甘露普被。誠上主命天以普其惠。乃稽顙叩首。謝蒼天之惠我靡盡。百果茂盛。五穀豐登。實上主命地以著其德。乃跪拜趨蹌。感厚土之德我良深。此如雙親慈愛其子。置造房屋樓臺。令之安居樂業。而其子竟不追念父母之慈愛。惟叩拜房屋。能蔽風雨。防寒暑。如之何其可耶。夫不報雙親之恩。而歸功於頑然之房屋。不感上主之德。而歸功於塊然之天地。如此行爲。豈不令人甚可笑訝乎。房屋堅固完美。必贊匠人之工巧。更感祖父之遺恩。今上主乃人類大父。造生天地。如萬民一大公室。

也。其間美妙不可言傳。人類居其中。左宜而右有。取之無窮。用之不竭。其生養栽培之恩。誠無窮極矣。乃喪厥本原。迷失真宗。戴天履地。而不知天地之真主。加敬加愛。惟向蒼天厚土。感恩而報德。抑何弗思之甚耶。○稱之曰神。則神明莫測。能有主張。作此作彼。罔弗任意。至於形天。運動有常。如火就燥。水流濕。皆其本性一定。不得不然者。今觀火就燥。水流濕。數千年以前如此。數千年以後亦如此。天之運行。數千年以前如此。數千年以後亦如此。均未見其有異也。倘謂天運由己。變動無常。天文家何以推時定準。千百年來毫無差忒。孟子何以云天之高。星辰之遠。苟求其故。千歲之日至。可坐而致乎。若然。則天不過塊然一巨物耳。微獨不可謂神。亦無靈性較貴於人矣。至於地。乃污穢之所歸注。人物之所踐踏。較人更爲卑賤。今以具靈神。通物理。靈超萬類之人。俯首而拜塊然之天。污穢之地。望其降

福禳災。可恥孰甚乎。詳考古經。並無拜蒼天厚土之說。人之當天而祈拜者。卽如臣民向金闕而叩首。非拜金闕也。正所以拜皇上耳。以是知古先明王。向天而行郊祀之禮。非郊祀蒼天也。實郊祀天上之上主耳。○試觀麗於天體之物。無有光華愈於太陽者。然太陽具熱光。普照寰區。不過一巨火耳。至於太陰五星。本體原無光亮。與地一類。俱無靈明。能降禍福。使人知所敬畏。不敢慢加指摘也。人心有靈。知其爲頑物。故詩小雅戲之曰。維天有漢。監亦有光。跂彼織女。終日七襄。雖則七襄。不成報章。又云。維南有箕。不可以簸揚。維北有斗。不可以挹酒漿。假使天有靈。星宿等亦有靈。孰敢仰天而嘲笑若此乎。○自古先王。尊敬上主。禮義明備。今以此禮敬奉邪神。而不欽承上主。若然。則是人廢棄上主。卽廢棄自己矣。故不畏上主之賞罰。而行險徼幸。縱慾偷安。驕奢淫逸。無所不爲。人其面。獸其心。且物類

所不爲者而人爲之。何怪上主棄置吾人於萬物之下。許其拜蛟龍龜蛇驢馬等畜乎。○人不能隨意立一人以爲君。而拜稽恐後。亦何能隨便立一人爲上主。敬拜弗遑乎。○棄自己之君上。立一賊而反顏事之。君前大逆不道。莫此爲甚。絕上主而敬拜佛老等僞神。上主前罪惡深重。豈可以言語形容乎。○無論何種異端。俱心志迷惑。莫識真宗。不向上主而向邪神。岐路徬徨。竟不知生前死後之真賞真罰。究在何處。其關人性靈之升沉。豈淺鮮哉。夫異學莫識真宗者。總因未明真教之正理耳。苟明乎真教正理。則是非昭然。邪正判然。而諸種異學。可不辨而自然息止矣。

後儒曰。聞子所論真教之正。愈知邪教之非。爲害最劇。深願早聞真教。豁予心蒙。今邪教之非雖明。但何教爲真教。尙未透達其精義。幸賴高明。歷歷指陳。我心歡樂。

當何如耶。

先儒曰。天下之事。最關緊要者。莫真教若也。天地真主。賴真教以明之。吾人靈性。須真教以闡之。且人生前死後之究竟。更藉真教以解之。倘稍有錯誤。微特以上諸大道。俱昧昧以終身。且形軀一死。身後之懊悔。永永無窮矣。今佛老等偽教。其爲害真教者。猶淺。前已畧陳梗概。無煩多贅。惟性理一書。流傳人世。人人奉爲規程。漢代諸儒。開其源。唐宋諸儒。逐其流。談天道。論人性。自謂上古經書之正傳。不知古經因此而愈晦。古教因此而愈亡。爲害真教。更非他教可比。蓋此書持論玄微。摭拾古經之末談。隱逆真教之實理。差之毫釐。謬以千里。予以前所論諸端正理。惟闕其大畧耳。今爲子直揭其隱病。痛下一針可也。

第十一篇駁漢唐以來性理諸謬說

信宇內定有上主。其體純神。並非理氣。此真教之大本也。但漢代以來。有一般談性理者。其稱上主論人靈性。竟謂上主及天地人物。同屬一理。並無分別。且將天理卽認爲上主。其語含糊。不得明透。不知天理者卽天之形體。本係圓形。日月星辰麗於其上。運動有常。千古以來。毫無差忒。不過爲人仰觀俯察。推時定準。供役吾人。使人日用之需耳。又安可妄以天之理。卽爲天上之主乎。倘不分別天地之上。有一自有純神之上主。謬指上主卽是天理。此不惟不識上主。且獲罪上主無窮矣。至於人心所具之天理。卽是人心本有之良。係上主原化性命之德。爲人心之準則。分是非。定善惡。不容或昧者。今將上主及人心之本良。全無分別。統謂之爲天理。妄論失實。微獨滅上主之實義。且大逆上主造物定名之本義矣。○上主乃造化天地之大主。宰制人物之元君。而性理諸書。乃云上主非他。卽理也。理卽

性也。性卽命也。渾然同此物事而無所分別也。以此立論。是將上主與天地神人萬物同謂之性理與命矣。然古經但言文王小心翼翼。昭事上帝。未言昭事性理命也。言上帝臨汝。無貳爾心。未言性理命臨汝。無貳爾心也。性命類問之者曰。大哉乾元。萬物資始。乾道變化。各正性命。萬物盈於兩間。生生不窮。日往則月來。寒往則暑來。風雷之所以鼓動。山水之所以流峙。皆蒼蒼者實有以主其權耶。抑只是太極爲萬化之樞紐。故能如此。問之者甚爲切實。而答之者當云蒼蒼者乃塊然之物。固不能主其權。而太極係頑然之氣。亦不能爲萬化之本。其中定有一至靈明。至赫濯。全能極智之上主。主其權而總其造化之機也。以此答之。方能使問之者得有明示。庶不愧名儒之稱。乃偏答以含糊之語曰。此與前只是一意。而性命之外。並無他說。是問之者冥然。而答者昭然。均不識天地間定有上主也。皇

極經世書云。神則明矣。潛天潛地。不行而至。不急而速。不爲陰陽所攝者神也。通書云。神妙萬物。又云。神則不離於形。不囿於形。如此論神。則此神非他。卽我古經所稱天之主宰。古先王郊祀之上主也。按此則以上所稱之神。甚合正理。其後又復生他議。乃曰。性則神。又曰。神者人之主。將寐在脾。熟寐在腎。將寤在肝。正寤在心。又曰。神是天地之心。以此講神。則又與我古儒小心翼翼。昭事之上主大相矛盾。滅其實義矣。夫旣云神不離形。不囿於形。正脗合詩經所云。上帝臨女。無貳爾心之義。乃復云。神忽在脾。忽在腎等。如此論神。則是心無定見。先後不相符矣。易學啟蒙云。上帝出乎震。齊乎巽。相見乎離。致役乎坤。說言乎兌。戰乎乾。勞乎坎。成言乎艮。不知易惟云。帝出乎震。蓋震者東方也。東方爲陽明首區。言上主超出八方之外。高出乾坤之上。而造化之功於此立基焉。不過借來之辭。後儒乃贅許多。

無理之談。是誠何心。倘如此講上主。竟將全能上主。講成一人。勢單力弱。自此詣

彼。會此則和。遇彼則乖。幾經奮勇。幾經苦戰。危然後安。困然後舒。銳意爭先。盡力

攻殺。方能治定功成。安然主宰於天地之上矣。不然。則竟無以爲上主也。夫上主。

乃我古儒極口贊其美好無窮。能智無加。小心翼翼。昭事弗追者。而如此輕慢。如

此狎侮。如之何其可耶。苟有人於此。侮蔑其君。國法王章。必不寬貸。今將至尊無

對之上主。如此貶損。悖逆之罪。安能逃上主之監觀乎。有心真教者。辨而闢之。可

也。○詳閱性理諸書。敬上主之言不多見。而勉人修德。惟云天理所當然。良心所

固有。竟不知上主爲萬理之本。賦性之原。修德之根。舍上主而但云修德係天理

所當然。良心所固有。是更將古經所稱降衷之上主。賦性之上主。人人所當昭事

感謝之上主。不過講成一良心。天理之虛文套語了事而已。如此則雖極力勉人

修德皆係無根之浮語。豈有探本窮源之實義乎哉。○程子云。夫天一而已。以形體言之。謂之天。以主宰言之。謂之帝。以性情言之。謂之乾。以此而論。是上主亦有形矣。既有形像。則上主係有形生活之物。需飲食以養之矣。試問上主需飲食何物以養之乎。○後儒著性理之書。其中講解理性命三字。講解天地萬物之理。持論甚爲含糊。不合正理。竟將上主之性。謂爲太虛之道。將上主生天地萬物之理。謂爲陰陽浮沉。勝負屈伸。自然流行太和之氣。不特愚己。且愚天下。大滅上主之本義。詳閱古往經書。論上主之性。本有精義。明其精義。乃可著之辭說。不然當如孔子述而不作。信而好古可也。安可妄加註釋。以亂真傳乎。○性理書有云。譬如言光。必有鏡。然後有光。必有水。然後有光。光便是性。鏡水便是氣質。若無鏡水。則光便散矣。按此則人之靈性便如光。人之形氣便如鏡與水。人之形死。則靈性亦

死矣。又云。如五色頓在黑多處。便都黑了。入在紅多處。便都紅了。却看稟的氣如何。然此理只是善。既是理。如何得惡。所謂惡却是氣也。按此則人之善。因人之性。卽是理也。理卽是善。人之惡。却是人之氣也。如此則凡人之理。不能不爲善。人之氣。不能不爲惡矣。夫爲惡之氣。既不由我。爲善之理。卽人性也。亦不由我也。若然。則所稱人心有靈。主張由心。權衡任意。何在乎。夫所謂賞者。賞其苦身克己。勉力爲善之苦心耳。所謂罰者。罰其縱慾偷安。放恣爲惡之逸志耳。今爲善爲惡。既云自然而然。毫不由己。而善者福之。淫者禍之。何以服人心。而稱賞罰之公當乎哉。曠觀今古。賢愚雜處。善人而忽變爲惡。惡人而忽變爲善者。不知凡幾。人試撫躬自問。未有不自覺其心有自主者。微獨作善作惡。莫不由己。且方爲善。旋復爲惡。亦莫不由己也。今按性理書又云。我作善非由氣。作惡非由理。作善由理而作惡。

由氣也。以此而論。是作善作惡。非惟一所以然。乃有理與氣兩所以然矣。然我返心自審。而作善作惡。獨我一心爲主。確有明證。今我既惟一。足徵人之性。其作善作惡。尙有他主。不止理與氣而已也。他主者何。我也。我循理而逆氣。循氣而逆理。非止理與氣爲之。乃我之大體。我之靈性。主張於其間。而不使理與氣得以混淆也。

後儒曰。雖然。畢竟人之私欲。人之惡氣。究自何來。人之私欲。錮我聰明。究係何故。願明教我。

先儒曰。邇夫開闢之始。造物主特造男女二人。爲我人類元祖。此二人者。並非所謂乾道成男。坤道成女。由陰陽二氣妙合而凝者。亦非由父母生育而有。然係上主全能特造之而有。此二人既係上主特造。非由人道而生。其性情本來平和。原無

私欲之累。迨後人心頹敗。私欲叢集。皆緣吾人自取之也。上主立此真教。非特示我蒸民。知私欲之由來。且係治神病之良方。按其得病之由。施以應症之神藥。因人順自己之私意則爲惡。逆自己之私意則爲善也。○程子論人之所以成聖有二。一爲性之者。一爲學之者。性之者如堯舜孔子是也。學之者如成湯武王是也。不知人之所以爲聖。俱學之者。孔子曰。我非生而知之者。好古敏以求之者也。倘此言稍有不實。是孔子自欺以欺人也。吾知其決不如此。孔子所謂生而知之者。是謂此人聰明高出乎凡衆。並非謂克己修德。不甚吃緊用力耳。豈謂生來卽是聖人乎。當以其辭逆其志可也。不然則堯典虞書所云。人心惟危。道心惟微。惟精惟一。允執厥中。十六字之真傳。皆爲虛語矣。須知人之生也。無論聖愚。人心皆危。道心皆微。詳察古經。堯舜禹湯相與授受之際。俱諄切告語。命之惟精惟一。允執

厥中。未聞生而卽聖。不必勉力爲學者也。○皇極經世書曰。人之神。卽天地之神。人之自欺。所以欺天地。可不慎哉。此言大悖古經正理。何以知其然。曰商頌曰。聖敬日躋。昭假遲遲。上帝是祗。湯誓曰。夏氏有罪。予畏上帝。不敢不正。是古先明王深知宇內有上主。故不顯亦臨。無斃亦保。幽獨間不敢稍蒙欺詐之念。以獲罪此上主也。然則古儒篤信上主。是人神之大原。豈信人之神卽天地之神乎。○性理書云。人於獨知之地。所作不善。他人雖不能知。然瞞得人。瞞不得理。不知理也者。不過上主所賦人性中之規矩法度。命人遵守者。屬依賴之品。乃無爲之道。有何靈明昭察。令惡人有所嚴憚畏懼。不敢爲惡乎。吾觀古儒警惕惡人。謂小人奸險。居心狡詐。雖能欺世人之耳目。究莫能逃上主之明威。蓋上主雖云無聲無臭。無形無像。而全神昭著。無所不在。古儒深明此理。故著書垂訓。令人戒懼慎獨。不容

稍懈。中庸所謂莫見乎隱。莫顯乎微者此也。上下數千百年。道統之真傳在此。從此探本尋源。而上主可明。靈性亦可以識矣。無如近儒議論失真。舍上主。昧靈性。執定理爲主宰之說。盡惑人心。貽害萬世。何怪乎人心私慾日熾。千載而下。不得真正爲善之門路乎。○性理書專言理氣。與古經必不相符。又不敢蔑視古經。往往勉強支吾。逃遁其說。以合古經。究與自己之本意。大相逕庭。及讀書經。明言商王高宗。恭默思道。夜夢上帝。賚以良弼。又不能不信此言爲真實也。旣不能逃遁其說。不得已而降心相從曰。高宗夜夢之上帝。或卽是古經所稱之維皇上主。洵不得以理氣混之也。嗚乎。倘非書經云。高宗夜夢上帝。賚以良弼。一事證之。予竟無奈此後儒何也。

第十二篇論今之明儒識見雖高。議論雖正。但於真教至理尙有不足處。

後儒曰。性理一書。雖原於漢儒。集於宋代。其間淹貫五經正義。而深契古儒真解之士。多不服此書。而心非之者。代不乏人。是真教不絕。尙存一縷者。猶賴此等名人傑士相與維持也。王陽明文集云。朱子晚年。固已大悟舊說之非。痛悔極矣。至以爲自誑誑人之罪。不可勝贖。世之所傳集註或問之類。乃其中年未定之說。自咎以爲舊本之誤。思改正而未及。而其諸語類之屬。又其門人挾勝心。附己見。固於朱子平日之說。尤有大相刺謬者。按此則朱子已亡。而陽明不服。致有後論者。因其註釋經書。多有晦暗。未合古經之原旨也。又王安石居心執拗。云天下萬事皆係氣數一定。並無主宰權衡其間。而富弼司馬光等。深明古儒真傳。心皆不服。由此觀之。則累朝哲士。衛正道而歸古儒之真傳者多矣。苟信從此等明儒正論。則遵聞行知。將見上古真教可復。天地真主可明。何必更須子所稱真教乎哉。

先儒曰。前代明儒。雖識見高超。議論確實。能於異說雜興之後。力砥狂瀾。固可遵守。然不及上古真儒。於旁門未起之先。獨垂真訓。更足信從也。蓋孔子沒。而古教失傳。處士橫議。雖以孟子之賢。正人心。息邪說。以言拒之。尙難挽回。況其他乎。鄭樵云。昔者七十二子在孔門。問道均矣。夫子沒。而其說不同。况復傳羣弟子之門人。則其失又遠也。從而信之。則矛盾可疑。歐陽修云。聖人沒。六經多失其傳。一經之學。分爲數家。不勝其異說也。孔子沒。周益衰亂。先王之道不明。人人異學。肆其怪奇。後之學者。不能卓然誅絕之。牛弘請開獻書之路。表曰。昔周德既衰。舊經紊棄。孝經正義序曰。夫子沒。而微言絕。韓愈與孟尙書書曰。及秦滅漢興。古書皆殘缺。十亡二三。請開獻書之路。表又曰。及秦漢馭宇。先王墳籍。掃地皆盡。此乃書之一厄也。漢興詔劉向父子。籌校篇籍。漢之典文。於斯爲盛。及王莽之末。並從焚燼。此

則書之二厄也。光武嗣興。尤重經誥。孝獻移都。吏人擾亂。圖書縑帛。皆取爲帷囊。所收而西。七十餘乘。西京大亂。一時燔蕩。此則書之三厄也。魏文代漢。更集經典。晉人承之。文集又廣。爲劉淵石勒馮陵。從而失墜。此則書之四厄也。論刪去九經正義中識緯。劉子云。自暴秦焚書。漢興收拾亡逸。所存無幾。或殘編斷簡。出於屋壁。而餘齡昏眊。得其口傳。伏生年九十餘。老不能正言。言不可曉。使其女傳言教鼂錯。齊人語以潁川異。錯與不知者十二三。去聖愈遠。莫可考證。按以上諸議論。漢得古經緒餘。皆荒唐無據。雖有一二古儒真訓。僅收什一於千百。不足取以爲徵。且雜以諸儒臆說。而附會牽扯。說法竟不相同。由此而論。則古書旣失其全籍。但憑一二古經遺義。安足證全備無缺之真教乎哉。○世之明儒。雖知宇內有上主。但於上古恭敬上主之典禮。已失傳矣。蓋人有神形兩者。皆上主所造。兩者胥

盡於上主之前。始於上主之前無愧耳。於是知吾人欽崇上主。內外兼全。情文兩備。而真教之禮始盡。上主之尊始顯也。今儒論不及此。奈之何哉。但人各有良。不能離教。倘無真教。講明恭敬上主。內外之禮。則人必無真向。既無真向。又何怪認賊爲主。認偷盜而爲父母。拜敬邪神。日陷於淫祀之非乎。○古儒所著禮記。今失其傳矣。蓋古儒著古禮記一書。必編定年月日時。自天子以至於庶人。其所以敬事上主之禮。定燦然各備。無少欠缺。易復卦云。先王至日閉關。自今論之。斯日也。無論后王君公。以至億兆羣黎。俱有敬事上主之禮也。詳閱今日之禮記。竟不其然。惟備載君臣父子夫婦昆弟賓客等相接之禮。及養生送死之禮。而郊祀大禮。惟天子得以行之。諸侯且不敢干。况小民乎。揆厥由來。時至戰國。國家亂亡相繼。民不聊生。喪失本原。而敬事上主之真禮。無暇修明耳。迨後書經秦火。人離上古。

愈遠而愈失其真矣。可慨也夫。○今異端橫行。邪神倡亂。後儒恐其亂靡底止。執定理氣以爲造化之根原。自謂談空說無之異端。可以息止矣。不知理也者。乃依賴之品。非自立之體。所謂規矩法度者是也。至於氣。更屬頑然。並無知覺。試問有何靈明。有何自主。而能肇造乾坤人物。主人生死。賞罰善惡。毫髮不爽耶。揆之古經。惟上帝不常。作善降之百祥。作不善降之百殃之正道實學。洵不啻天淵之別矣。是欲護古經而反悖古經。何以正人心。息邪說。而復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古道乎哉。獨維皇上主所立之教爲真教。無纖毫差謬。其餘雖德如聖人。亦有所不知不能焉。蓋聖人卽德邁人羣。究係人類耳。聰明有限。才力有缺。決不能定人心之真向。統普海內外。古今萬世之人心。胥納於上主惟一之真教也。○今儒惟值禍患臨身。始籲求上主以禳之。而於修德克愆。從未聞籲求上主。降寵佑。奮力前

修者。倘修德克愆。自恃己力。必傲然自是。名曰修德。實悖真德。名曰克愆。實順己

私。心性昏冥。與上主之心性。定相悖謬矣。則德何以積。愆何以消乎。○譬一居心

端正之善人。無端而橫逆相加。仇人設法誣陷於君前。百端妄證。間成大辟。遭凌

遲重刑。危苦莫當。是必上主所立真教方能安慰其苦心。若但據今儒所論生死

浮言。何足使斯人甘心受死。泰然自安。而無憂懼乎。○忠孝之本。根於敬愛上主。

緣上主乃宇內大君。萬民共父。且係賦性之大元也。推敬愛上主之心。而忠君孝

親。則爲臣止敬。爲子止孝。彝倫克叙。萬理歸宗。今儒論忠孝之道。第云理所當然。

性所固然。或且推原於太虛太和之理氣。而不推原於至義至公之上主。議論無

本。雖云盡忠盡孝。乃係舍本求末。何有忠孝之實義乎。○今儒於上古經書。亦嘗

殫盡心思。逐章逐句。爲之詳加註釋矣。然原本殘缺。而註解益混。好古深思之士。

細玩古經餘緒。未嘗不歎惜痛恨。今儒之註釋。大非古經原旨也。嗚呼。上主不明。古經晦暗。何怪佛老橫行。陰陽風水命相占卜之異端。倡亂我中土乎。○今之自命爲儒者。未嘗不云繼往古。開來學。但抱恨禮樂文章天文等之失傳耳。然宇內真教。豈不較禮樂文章天文等更爲吃緊乎。舍本逐末。專事禮樂文章天文等雜技。縱使禮樂明備。文章天文精微。於吾人心性實學。究何裨耶。○今儒講作善之道。固有確論。然迪人爲善。禁人爲惡之道。概皆缺畧。未能詳備。故論人世當盡之理。雖覺明切。而行善畢竟何爲。尙歉然未見分曉也。○今儒論太極陰陽。理氣心性。人之形軀等。皆未見大原。不過含糊了事。實屬無用之浮談耳。至於五經所論上主至義可畏。至仁可愛。人之靈性。貴超萬彙。獨係上主降衷之恒性。有始無終。生前善惡。死後賞罰。若毫髮不爽之大道真傳。俱無確當了徹完全之義。豈不使

作惡之人。肆無忌憚。泰然自安乎。○今儒論作善之道。較釋老二教。高矣遠矣。釋老作善。歸本於空無。儒教作善。先須誠意正心。而後發爲實行。其論固爲精切。然作善無真向。則所作之善。虛而無據。何也。蓋上主爲蒸民大父。當思報其恩也。上主爲宰制乾坤人物真元。當思仰其威也。且上主爲萬福之原。萬善之本。當歸其宗。而愛其美好無極也。儒家所著勸善之書。不過云全其性分所固有。喜其心性之無虧。甚且爲功名揚於人世。富貴綿於子孫。有家國天下之責者。第云修身特爲齊家。齊家特爲治國。治國特爲平天下。數者之外。更無他向矣。夫宇內真教。包含靡遺。豈可云完此數端。卽足盡真教之大全乎。詳玩古經。作善降百祥。作不善降百殃之旨。明明兼生前死後立論。而今儒但言生前。不論死後。如此立說。不過養人私欲。喪人實德。何能超乎私欲之上。另有所謂真福真禍之正解耶。○論斷

古經書。漢唐宋明諸儒。見解各別。多有異同。故生當今世。惟信經不信傳可也。但古經雖云可信。而秦火而後。多晦暗不明。亦不足取徵真教之大全也。○今儒未嘗不對應古儒之言。但於古經不加深玩。究不知其意旨之所歸。亦嘗口贊古經。而心實不明。是故起視斯世。風俗之澆漓。不及上古風俗之醇正遠矣。兼之異端雜出。遍滿寰區。倘今儒非口是心非。何至安臥枕席。不思急爲拯救。求臻上古老成切實。道一風同之古教乎。○今古經既已失傳。則真教無窮妙理。其詳不可得聞矣。倘無真教補其缺畧。何以復明古經之真解乎。○漢唐距秦未遠。古經失傳。卽在目前。彼時儒者。居今稽古。尋墜緒之茫茫。抱殘編而流涕。蓋深知古儒衰亡。而真教不可復振也。至宋而英才並起。聰明蓋世。宜探本窮源。追遡古經實義。按次補綴。註解分明。使萬世而下。因古經而認真教。將見古經之昭著。如日月之經。

天豈不盛哉。豈不快哉。乃迷失古儒真教。妄加註釋。病根愈深。愈難救療。且師心自用。自謂道義甚高。文章極古。目空前古。藐小後今。微特諱疾忌醫。且有病不認病。雖有良方。何由治其痼疾乎。○當知人欲詳察真教之理。譬之修室。培根基。砌墻垣。豎棟樑。椽柱。漸次修造。始能成高樓大厦之觀。吾先論人之靈性。是神非氣。後論宇內有上主。尊高無上。能智無窮。一切乾坤人物。盡係此主造成。並非後儒所稱太極陰陽理氣天地鬼神之謂。實爲太極陰陽理氣天地鬼神所從出。子苟明上主謂何。自明吾人靈性謂何矣。至論宇內當有真教。非人所立。定係上主所立。明指世人當執何法以辨真僞。俱有至論。不容稍混。且援引古經。證明真教。更有確據。並非臆說。雖聖人復起。不易吾言矣。凡此論辨。非吾一人之私見。實合之萬國經史。千古聖賢。然後敢以得之一心者。質之萬世。倘吾言未盡。子自聰慧。必

能聞少知多。漸悟大原也。但最關緊要者。惟在分別立教之真僞。以定從違。若真僞莫辨。卽殫盡心思。究何裨乎。



性理真詮提綱四卷續

遠西耶穌會士孫 璋德昭氏述

靈性之道目錄

第一篇天主教實義

第二篇古儒真教卽天主教

第三篇天主教實義畧舉數端





性理真詮提綱四卷續

遠西耶穌會士孫 璋德昭氏述

靈性之道

第一篇天主教實義

後儒曰。聞有一教。係泰西諸士自有明萬歷年間。航海東來。敷傳中土。名曰天主教。諸士遵奉此教。徧敷寰區。以此教爲真教。予也賦性愚昧。不能輒見大原。仰惟吾子教思無窮。俯憐愚衷。願啟我夙蒙可也。

先儒曰。天主教係上主於開闢之初特立者。有原有委。有根有據。既遵從之非易。覺悖逆之實難。故與其悖此教。莫若舍此生。當此教初傳之時。三百年間。舍身致命之聖賢。不下千萬餘人。蓋深明此教真實。具欽崇上主之鉅典。內外之禮。無不兼

該且具賞罰之公義。生前奉事天主。死後報以真福。悠久無疆。所以寧膺刀鋸。烹于鼎鑊。弗敢背棄真主也。按天主立此教於世。從生民以來。保全至今。西士遵奉此教。敷傳中土。亦傳各國。蓋西士之足跡。幾遍萬國矣。

第二篇古儒真教卽天主教

後儒曰。人從真教。則逆私欲而順公理。從僞教。則順私欲而逆公理。人心多私。與其逆私欲而苦身克己。孰若逆公理而縱欲偷安。緣是左道蠱起。而古儒真學。因此日亡。唐宋而降。諸儒閑先聖之道。息邪說。跋駁行。其立意未爲不美。然專尙理氣。不認具理之大原。造氣之真主。各自爲說。妄加註釋。是欲蓋彌彰。求伸反屈。何以醒世迷。復古教哉。今子謂真教卽係古教。此論無可置辯。但謂天主教卽係古教。此言吾不能無疑。子當明白曉喻。釋子心蒙也。

先儒曰。細按我中國古經之緒餘。與天主教經典之大全。兩相對勘。確知天主教的
係古儒真教。無纖毫可疑矣。中國有詩書易禮記春秋五經。天主教亦有經書。但
天主教之經書。未經秦火。詳備無缺。中國之經書。既經秦火。殘廢無序。中國經書。
但云洪水滔天。懷山襄陵。不云洪水之降。畢竟爲何。且不書其年月降於何時。天
主教之經書。不特書天主降洪水之故。且書洪水降於何時。息於何日。中國經書。
但云乾三連。坤六段。天地之定體。又云天尊地卑。乾坤定矣。而肇造天地。畢竟爲
誰。未見發明。天主教之經書。微特確記天主生人實義。且詳記天地肇造於天主。
確有次序。非偶然而有。天主首造天地。次造日月星辰。又次造禽獸。最後方造人
類。蓋天主愛人至極。造此天地萬物。俱爲服事吾人。使之識認天主。感恩報德也。
中國書。但云至日閉關。天子當率群公百僚。郊祀上主於圜邱。並未詳言郊祀之

實義。天主教之經書。備述郊祀實義。天主係肇造乾坤。宰制群生。恩無窮。義靡盡之真宰。無論尊卑上下。聰明愚賤之人。俱宜存心養性以事之。稽顙叩首以拜之。中國經書。但渾言神之格思。不可度思。矧可射思。并未明指神屬天主特造。正神邪神之分別。天主教之經書。所稱之神。係上主從無而造。且分別正神邪神之來歷。甚爲詳明。中國春秋一書。勸善懲惡之書也。以褒貶寓賞罰。彰善而燁惡。法良而意美。故曰孔子成春秋。而亂臣賊子懼。然但言生前善惡之暫報。未聞死後賞罰之分明。天主教經書確指人之靈性。永存不滅。善人惡人。雖暫報於生前。尤永報於死後。講得十分透切。無半點含糊。中國經書。所論一切敬奉上主之禮節。畧而不全。天主教經書。所論一切敬奉天主之典禮。詳而且備。○今予將中國五經與天主教古經。細加合對。詳畧昭然。予既聞之。足徵予之遵奉天主教。恪守此教。

規誡。非屬不經。允係古儒相傳上主特立之真教也。明大學士徐光啟奉天主教而後。客有問之者曰。先生乃中國名儒。位冠百僚。何故棄儒教。而信從外國人所傳之天主教乎。先生答之曰。予之信從天主教。非棄儒教也。乃闢佛教之謬說。補儒教之不足耳。蓋中國古經失傳。註解多舛。予夙昔爲其所誣久矣。今幸已聞天主真教實理。方大悟從前之非。自喜予之聞所未聞也。予不聞學類有云。古之人得其師傳。故因經以明道。後世失其師傳。故非明道不能以知經。予之遵奉天主教也。正明道以知經耳。予何異乎。夫天主教既能補儒教之不足。乃係儒教之真傳。詎得云天主教傳自異方之人。遂謂其不經乎。天主教敷傳我中夏也。已歷有年所。聿考前代。憑據多端。陝西省有景教流行中國碑文。其中備述天主教道理。至詳且備。江西福建等省所留天主教古跡。筆難罄述。人雖莫知其故。而天主教

之人能深悉其由來。道其詳細也。大聖梅瑟距開闢未遠。與上古聖賢口授心傳之道。雖係間而知之。然不啻見而知之者。故具論生人奉祭天主內外之實理。正神邪神之分別。人性大體小體之尊卑。及人性何以頹敗。世苦何以叢生。論有根柢。言無虛僞。著爲經典。以教萬世。此乃天主教經之總滙。亦書教之結穴也。天主全智。知相傳已久。必致迷失真宗。棄上主而拜邪神。故預擇一國。名曰如德亞。降多恩寵。篤生多聖。遵奉此經。罔敢或墜。天下有五大名洲。此國與中國同隸於亞西亞洲之地。非西洋。亦非中國。介居西洋中國之間。當千餘年之前。大西諸國。邪教紛紜。人心淆亂。不認天主。後有天主教諸士。從如德亞航海梯山。舍身致命。幾經艱難。幾經困苦。至泰西諸國。以真教之理。多方勸化。然後天主教始開。撥亂反治。至今天主教是遵矣。但考其初。如德亞國之人。深感上主鍾愛隆恩。通國之人。

甚加欽崇。迨後此國之人。大負主恩。居心虛僞。外君子而內小人。敬禮邪神。輕忽真主。緣是上主特降嚴罰。令其悔悟前非。痛加懲改。暫令敵人統兵。侵佔其國。擄其人。爲僕爲奴。亦有抱古經逃竄天下各方者。我中國史書所稱大秦國。此國亦居其中也。○我中國堯舜以前。事跡荒渺。微特中國如此。天下萬國莫不皆然。故孔子刪書。斷自唐虞。一切荒謬不經之言談。悉削不道。當其時萬國盡失其傳。惟天主教古經。自古有如德亞人。心志堅固。捍衛此經。纖毫莫失。此經歷序從開闢以來至梅瑟。人類在世。共有幾何代。世事變易。人性壞。世道乖。究竟何因。言之鑿鑿。實有根據。按此則天主教允爲上古相傳之古教明矣。我中國好古深思之士。宜篤愛天主教。實爲自古相傳之古教。方爲切實。豈得以傳自異方。遂卽藐視哉。且各種邪教。始自何代。倡於何時。皆可考而知。惟天主教起自何世。奉自何年。俱

不得詳察而知。由此觀之。則天主教洵爲中國古教。決非近代所傳之新教明矣。

第三篇天主教實義畧舉數端

天主教道理。有昭然易明者。有淵然難喻者。其難喻者。決非人之明悟所能詳察。此無足深怪。因吾人本性。原自尊貴。恐其驕傲自是。蕩滅本良。是以特立至善之規。遏其私欲。不容橫流。故令人愛仇。不令人復仇。教人娶妻。當循正道。一夫止配一婦。納妾姦淫。概不許行。且不止斷絕其淫行。尤禁其淫念之偶萌。一切邪色邪聲。不許觀聽。非理之財。必償本主。夙愆雖蒙赦宥。尙須痛悔補贖。改易前非。以修實德。種種良法美意。不啻神病之妙藥靈方也。但此真教尊高無下。至公無比。既不肯稍貶其道以從人意。宜其所如不合。不獲通行於世矣。然而廣衍萬國。上而君公。下而臣庶。智而博學鴻儒。愚而庸夫俗子。咸奉此教。篤信無疑。則天主教爲

宇內公教。其確據更昭然矣。且愚賤之人。聰明有限。但憑耳目以爲準則。今天主教之理。精微莫測。似非愚夫愚婦與知與能者。然而一經講明。無論愚夫愚婦。一若相安于無事。不啻本性之固有。卽宿學明理之士。雖未明其義。莫肯輕信其事。然殫精竭慮。竟致徒勞。究不能不深服其道理精微。出人之思議。故不能不降心相從也。且人世所最重者。安富尊榮耳。而聖教皆不屑焉。謂其得之不足爲榮。矣之不足爲辱。與人情相反。而人皆篤信罔疑。故其安富尊榮之人。一自奉教欽崇之後。寧棄萬乘之尊。舍王侯之貴。爲道致命。以證公教之真實者多矣。按天主教古經預言。聖人生于何時。實係何地。又詳紀此聖人。與其門徒。以天主教提醒本國。後弘布於各方。始終本末。莫不備錄無遺。此聖人稱名耶穌。自東漢光武建武六年。始週行如德亞國。傳教化人。此國在西洋迤東。中國迤西。適介乎中國西洋

之間。此國自古以來。將天主教古經。兢兢奉守。毫不敢忽。因此經係上古群聖所著。其中確指此大聖人在世所歷事情。所立德行。所著異跡。所顯威嚴。與他聖人迥乎不侔。如命啞者言。聾者聽。跛者走。癱者行。死者復活。巨浪雄風。命息卽息。天地百神。咸聽其命。不可枚舉。又古經多有晦明。此大聖人乃明白解釋。不急而速。不謀而孚。人人莫不服從。洵非天主之全能。不能若是也。又將古教典禮。裁成變化。百度維新。精微允當。無以加損。以爲萬世當守之規則。永垂弗替。又以身作萬德之表。而孝敬。聽命。謙遜。良善。仁愛。忍耐諸德。實邁古今羣聖之上。無以比擬。選拔門徒。計十二位。非聰明豁達之士。亦非富貴顯達之人。皆係貧賤愚魯之輩。以漁業爲生者。蓋世俗所慕者才華。所羨者榮耀。耶穌皆鄙之薄之。所以訓誨吾人。知重大體而輕小體。甘貧苦以勤道德耳。耶穌在世三十三年。歷盡艱苦。有四聖

史。一名若望。一名瑪竇。一名路加。一名瑪爾谷。備述其語言行事之始末。聖跡之
廣多。敷布寰區。耶穌門徒。有至大西諸國者。有至天下各邦者。其中有一位聖徒
名多默。傳天主教至小西洋諸國。斯國係中國鄰邦也。迨後或多默。或係其門徒。
傳天主教。曾至中國。今小西洋現存一古跡石碑。詳言多默至彼傳教之來歷。憑
據昭然。不能泯滅。又回教之興。在耶穌升天數百年之後。雖其教與天主教大相
刺謬。然極口讚揚耶穌德行純全。稱爲大聖。不但此也。當耶穌傳道之時。與其升
天之後。天下各邦。雖未與聞天主教。然其經史所稱耶穌事跡。與今天主教經書。
實相印證。有天主教修士。于康熙年間。曾至彼處詳閱此經。係如德亞國古時文
字。其中預述耶穌在世之行實。亦若合符節。無如耶穌降生之本國。雖素奉真主。
係開闢以來之天主教。而時際末流。人心變亂。規誡蕩然。名家巨族。皆傲妬居心。

重富貴。輕貧賤。外君子。內小人。耶穌每於大庭廣衆之前。直揭其隱惡。責其虛假。若輩不忍受其直言。痛恨其聲名洋溢。德行高峻。謀欲殺之。以洩其忿。爰假捏若干款妄證之辭。陷耶穌于大辟而殺之。彼時如德亞國。屬大西羅瑪總王所轄。命一大吏統治其國。其官名般雀。姓比辣多。此官未奉天主教。但深明耶穌無辜。良心難昧。不忍定耶穌死罪。爰設多法以開脫之。無如此官居心柔弱。恐羣惡變亂鼓譟。無法申明耶穌之冤。遂定死罪。任惡衆枉殺之。惟云。此無辜人之罪。與我無與也。惡衆齊聲喧嘩曰。倘殺此人有罪。其罪在我輩。及我輩之子孫。與汝無涉。但惡輩雖殺耶穌。其中有無數之人。深悟其非。痛懲其罪。洗心而認耶穌爲從古以來預言之大聖。謂其雖受天下奇苦。而於其中更顯耶穌之至德。爲從古所未有也。但其中有一種怙惡不悛之輩。固執已見。卒不肯認此聖人。爲天主教古經預

言之大聖。故自當時迄于今日。尙望古經所稱之聖人生焉。嗟乎。此輩所待之聖人。至今一千七百餘年。企望雖慙。而願屬徒勞。足徵此聖人已來。惡輩自不肯信耳。按天主教古經。及耶穌預言。俱云羣惡自妄殺耶穌之後。四旬之期。天主大彰義怒。嚴罰此國。許敵人統兵。三載攻圍。殘殺殆盡。餘則盡爲敵人所擄。爲僕爲奴。迨四旬後。果如耶穌預言。絲毫不爽。今予不忍言其苦之慘狀。彼時城內有一官。備錄其事。作爲史書。得傳于後世。當時敵人雖非天主教。然睹此情形。極苦極殘。人人莫不落淚。深歎此事。云非人也。乃天也。今此惡衆之苗裔。分逃天下萬國。一千七百餘年。不能旋歸本國。散居各邦。卽我中邦鄰國。皆有此種人類。非徒奉天主教人不與爲婚。卽非天主教之人。亦甚鄙之。恥與同類。是蓋天主特留此輩以作後世傳天主教之明證耳。○或曰。天主旣稱至尊無對。今降生爲人。不惟受盡

艱苦。卒被惡人釘殺。與天主尊高之性。大有未便。何以傳之于世。令人信從乎。曰。此理精微。原超人性靈之上。誠未可以人意究測者。欲明此理。宜屏絕俗見。獨抒精思。會悟之後。不獨于理並無未便。且感激涕零。謂天主大父惠愛吾人。何竟至於斯極。當知天主本無形象。無聲臭。而爲自有靈明之全神。因我輩原祖。獲罪上主。人性大壞。愈染愈深。天主本性至仁。不忍萬民同歸淪落。故用其全能。下結人性。降世爲人。稱名耶穌。耶穌譯言救世者。係真人。亦係真天主。代受艱難。以拯救萬世人類。不可赦宥之罪緣。蓋若非真人。則不與吾人一脉。何憑而受救贖之劇苦。若非天主。則功德有限。無以弘救贖之極功。惟真主真人。兩性兼備。上足以補天主之尊榮。下足以拯生民之重罪。洵仁之至。義之盡。德行尊高。誠不可以言語形容者。但天主性與人性。耶穌雖兼備一身。實則判然不雜。如吾人之性兼備形

神二者。但神是神。形是形。不能相混。故耶穌受惡人之苦辱。惟係人性之事。而天主性。斷不能受之也。如人形軀雖然受殺。但能傷其形。豈能傷其神乎。耶穌茹受多苦。非能強之使然者。其願受與否。願死與否。皆由已。迥不由他。倘不願受此苦。立命地裂。翕吞惡輩其中。或轉移其心。使不敢縱惡無忌。無有不可。乃卒受惡輩之殘傷。而不避不辭者。足徵其愛人至極。甘受一死以拯救人罪也。耶穌在世。嘗向門徒云。予雖死。三日必然復活。惡輩曾聞是語。恐耶穌門徒盜去其屍。令兵弁看守其墓。惡輩切囑兵弁等云。汝等切莫向人言其果已復活。當云係其門徒盜去。然惡衆枉用心機。徒勞無益。而耶穌果于第三日寅時復活矣。耶穌復活後。數見其門徒等人之前。坐論言談。同飲同食。特令其門徒。親目睹其傷痕。覘其光華。迨後耶穌門徒。傳道萬國。寧受劇苦虐死。不肯背棄耶穌。明證其復活屬真。毫無

可疑也。當知耶穌在世。歷盡艱難。釘十字架而死。非欲避而不能。乃能避而不肯。且耶穌被惡衆釘十字架而死。在世時曾屢次明言之。又引古經以明證之。至是言言恰中。事事符合。洵無容置喙矣。推其故。緣我輩罪惡深重。入人心髓。世間邪教倡行。中人性情。故受苦至死。以拯萬民夙罪。力除頹風。立諸德芳表耳。耶穌未降生以前。天主古教之人。惟用犧牲之血。願挽天主之義怒。耶穌既降生後。乃實用其本身之聖血。代熄天主之永刑。此一祭也。是耶穌以本身當犧牲。洵包前古統後今。功德靡窮之一大祀享也。雖天主性不能受苦。但天主性與人性兩性兼全。備于耶穌一身之中。以主性高其功。以人性補其罪。罪大功高。兩兩相對。莫不相稱。故耶穌口誦經言。躬行德業。論人性雖云微賤。論主性則貴尊靡窮。蓋其一動一靜。一念一行。莫非天主之精微妙旨也。今乾坤萬物之燦陳。所以昭傳天主

之全能無上。降生救贖之偉烈。所以畢露天主之極仁靡窮。且令吾人知己罪深重。無可復加矣。子勿謂世俗之尊榮顯耀。以爲難得矣。然而修德之君子。往往輕之。有德者輕之。而天主爲萬物之原。反重視之乎。當日惡衆譏笑耶穌。而輕之賤之。卒至釘殺者。蓋謂已安富尊榮。而鄙耶穌貧賤勞苦。與已不相稱耳。不知天主古經預記耶穌降世之德行尊榮有二。一則言其在世三十三年。視苦如飴。棄富貴。甘貧賤。重道義。崇功修。令人重內輕外。以適德行之真路。尊莫尊於此矣。榮莫榮於此矣。一則言其復活升天。將來審判生死。其時威靈赫濯。莫與比倫。乃惡衆居心愚昧。喪盡天良。惟懸想天主降世爲人。必然尊貴無比。與世上之大君相同。威靈昭著。故深鄙耶穌降生救世時。甘貧賤。受苦難之實德真修也。因此將耶穌釘死。每顧而不悔。殊不知天主目中。惟德行最爲尊高。一切世福。俱屬空幻。今觀

耶穌降生於世上。雖爲代贖吾人之罪。甘心受世上諸苦辱。然謙忍順命。良善仁愛。諸德更覺光明顯耀。如美玉生於石中。雖自韜光匿彩。若剖而取之。琢以錐鑿。磨以砂石。光華發外。更極美觀也。如此則天主降生。蒙多苦難。與天主之尊威。究何傷乎。○予以前論耶穌爲天主降生。憑據萬千。俱有切實之理。決無可疑。但此理淵微。超越人性之上。子猝然聆之。尙未深明。必心中懸擬。未肯遽信耳。子試虛心聽之。吾備陳耶穌所傳之教。所顯能力。所著效驗。子自明耶穌爲救世真主矣。倘天主降生一事。稍有可疑。必其大壞人心。重傷世道也。乃自耶穌降世以來。至今不過千餘年耳。而聖人迭出。不下數百萬。概皆忍世苦。棄世樂。童貞致命。與愛仇等絕世德行。史不勝書。且萬國之人心以正。萬國之風俗以醇。較之他教。萬萬超出。若非耶穌真正天主降世。何致有如此能力。如此效驗乎。是可知傳此道者。

卽係我等敬奉耶穌之人。明知此理不合時宜。逆人私欲。無奈理真義切。深悉耶穌實爲天主。其孝敬聽命。良善心謙。仁愛神貧諸德。實超千古以來神聖之上。大有神力。動我心思。克己苦身。修德行善。故感激涕零。毫不避世俗之憎嫌。每喜向衆人道也。○他教未嘗不迪人作善。然而作善而冀望世福。遠離世禍者。舉世皆如此。中人以上者。雖幸超乎富貴之上。而浮雲視之。中人以下之人。將盡溺乎富貴之中矣。吾天主教。迪人作善。并無他爲。惟使人堅心定志。輕棄世間一切虛僞等事。一惟欽崇上主。故所行萬善。洪纖巨細。俱會歸此大道真元耳。譬如射箭者。雖億萬斯人。均期中鵠。猶之天主惟一。而欽崇之道。不能不歸於一主也。天主教有多端至理。中國經書。未經發明者。如愛仇童貞致命等三絕德。一男止配一女。雖尊爲王侯。亦必遵守此規。不敢縱私欲。而違天主之定命。篤守教規之人。雖

世苦頻加。而天主時加寵恩。默佑其衷。使之愈苦愈堅其志。久之則苦不爲苦。中心之神樂。有不可以言語形容者。如此妙道精義。洵非本性所能想及者。足徵天主教。是天主特立之教。不得以人意參乎其中也。論人本性。有仇者。必思報其冤。孤子者。必思配其偶。趨吉者。必思避其凶。孰肯逆本性。而愛仇絕色。輕身命。甘迎世苦以終身者。況夫徧觀一世之人。其處心積慮。未有不專爲一己。專爲一家一國者。且明明善惡。俱有永報。而畏言死後。專論生前者。豈非以一人之私意。參乎其中。昧失立教之大本乎哉。天主教不然。教有原本。道不虛傳。有兩種經典。彪炳宇宙。天地可毀。而此經不能不行。一係天主耶穌未降生以前。先知大聖預錄者。一係天主耶穌降生以後。天主聖史。將耶穌在世之言行隨時恭錄者。一爲古經。一爲新經。古經預錄天主耶穌降世。確在何時何地。行何聖跡。受何苦難。立何德。

行。昭垂前古。期驗後今。新經則據耶穌言行實跡。備錄無遺。雖兩經相隔數千百年。而言言相符。絲毫不爽。倘非天主從中默啟。安得古新二經。前後一轍乎。徧察萬國經書。皆無此證。則知他教經書。皆係人立。獨天主教經書。允係天主自立無疑矣。不然。何以迪人作善之道。如此逆人本性。而萬國人心。甘守天主至奧之玄旨。不敢少萌他念也。○天主教教人之道。固自無窮。其要總歸二者。愛天主于萬有之上。及愛人如己。夫愛人則必人人共相和睦。假使一國之人。彼此和睦。則千萬人結爲一心。爭于何有。亂于何生。將見人君主治于上。臣民奉法于下。國家太平。寧有盡乎。乃未聞天主教眞理之人。見敬奉天主之人。彼此相愛。不與人爭。每疑天主教係賢哲所立。特爲保守國家耳。當知天主所立眞教。原于國家有益。因人爲天主所愛。愛人卽是愛天主。人不愛人。斷未有愛天主者也。今因天主教教

人愛人。與國家有益。竟謂係古賢所立。專爲保守國家。夫豈可哉。○或曰。天主教論天主之賞罰永久。而規誡又甚嚴密。何怪人心畏避。拒而不從乎。不知賞以彰天主之至仁。罰以彰天主之至義。世主有賞罰。而天主獨無賞罰乎。天主之賞罰。必與天主之仁義相對。天主之仁既無盡。其賞亦無盡。天主之義無窮。其罰亦無窮。此必然之理也。且天主本性至永。而以永福賞善人。善人不得不服其至仁。以永禍罰惡人。惡人安得不服其至義乎。況人之靈性。有始無終。惡人心定于惡。惡既定。而永遠之罰所必然矣。又天主至尊。不容獲罪。雖係微罪。天主之前。猶爲巨愆。况犯多重罪。怙終不悛。又安能逃身後之永苦乎。雖然。天主之罰惡固嚴。倘人能卽時遷改。必蒙天主慈宥。若至死不悔。天主方降永罰。雖悔無及矣。悲夫。天主教十誡。天主而下。首列孝敬父母一事。最爲重大。况天主之賞罰至公。而于子

之孝。不惟賞以永福。更以世福報之。于人子之不孝。不惟罰以永禍。且以世禍刑之。歷觀天主教經書。詳載此事者。不一而足。中國儒者。稱虞舜爲大孝。以舜爲千古孝道之標本。而中國之人。皆取法焉。天主教遵耶穌爲至孝。以耶穌爲萬世孝道之準則。而天主教之人。更莫不效法焉。且天主教經書。確紀耶穌家居三十載。克盡子道。罔有遺憾。其言甚備。不但此也。耶穌當苦難之遭。身懸十字架上。尙切念其母。諄囑其門徒名若望者。代已恭奉其親。至死不忘也。今天主教欽尊耶穌爲天主降世。耶穌以孝道爲重。而躬行立表。以教萬世。天主教既尊崇耶穌。寧敢悖耶穌。稍作不孝之事乎。吾中國之人。竟有妄加天主教以不孝之名者。予始聞而駭。繼而思之。大抵因天主教之人。親沒後不隨世俗頽風。行焚燒紙錢等虛妄之事。遂加此詆謗耳。此非理之論也。倘謂親沒不焚燒紙錢。卽以爲不孝。是不知

孝道之大本。果何在也。中國堯舜禹湯周孔。親沒俱未焚燒紙錢。豈堯舜禹湯。皆屬不孝乎。上古時。不特無紙錢。并未造紙。紙尙無有。何有焚化紙錢等虛妄之事哉。至後漢蔡倫始造紙。後漢方有紙用。足見焚化紙錢。不但非孝。且令人以虛偽相將。而失孝道正旨矣。吾天主聖教。道理真實。虛偽之事。纖毫不容。明論人之一身。具神形兩者。形軀之死。特暫死耳。而靈神永無死滅。將來定與其形軀相合復活。以聽天主之嚴判也。蓋吾人在世。所作善惡。係形神兩者同作。將來膺受天主之永賞永罰。亦係形神兩者同受。天主教既信此道理。必較世俗奉敬親屍之禮。更莫敢忽畧矣。故吾天主聖教。于親沒時。屏絕焚化紙錢等虛妄之事。請教中有德之士。誦經嚴齋。懇求天主仁慈。赦其在世時所行過惡。速賜升天。享受永福。又將銀錢施捨貧人。補其罪愆。豈如世俗于親亡之後。但焚化紙錢。以爲冥資乎。事

之真妄。必有能辨之者。且天主教人于親終後。連日誦經禱主。拯救其靈。身服重孝。三載而止。每逢週年。更加追思。永垂弗替。至于喪葬之禮節。無乖正道。無關孝道之大本者。天主教俱可因人情。隨風俗。便益行事。蓋喪葬之禮。南北不同。東西各異。卽以現在中國之行喪禮者而論。滿洲不同乎漢人。漢人不同乎滿洲。因富貴貧賤。各有其本分當盡之禮。紛然不能畫一也。但考道根本處。無論滿漢富貴貧賤。天下各國皆相同。不能或殊。是故孝也者。當兼內外兩端。而喪禮者。乃外儀節文。而真正孝道實義。惟在內盡實心。奉聽親命。敬愛純篤耳。此家不異俗。國不異政。達之天下。不容或有變更者也。○天主教有其名。亦有其實。名與實誠相對矣。蓋天主教其名也。而天主教中所當遵之正道。其實也。如有良心端正。具是非公論者。一聞天主教之名。必因名覈實。中心服之。斷無異論。今中國多人。但聞天

主教之名。不詳察其實理。惡其名。并惡其實。豈三代直道之公論乎哉。試觀一人素稱敦龐。人所敬禮。或一官長。夙著廉正之風。大有甘棠之愛。後聞其習奉天主教。人人輕慢。贊揚之口。忽變而爲恥笑之談矣。仲尼曰。吾之于人也。誰毀誰譽。假使孔子之在今日。定然直斥其非。斷不隨聲附和。以沒人善。衆惡之。必察焉。佛教自漢明帝時。方入中國。假使當唐虞三代之際。卽有佛法竄流中國。吾知二帝三王。必嚴加誅黜。斷不令其蔓延當時。貽害後世也。蓋仁義道德之教興。則虛無寂滅之教息。誠有勢不兩立者。今奉天主教之人。所敬禮者。惟一天主。卽二帝三王敬禮之上主。有何悖謬乎。乃有一種居心蒙昧。不明正理之官府。拘拿天主教之人。逼令敬拜佛像。背棄天主。開有一二信根未篤之人。阿從其意。卽加釋放。赦爲無罪。倘毅然直認是天主教。卽加刑僇。嗚呼。是非不明。公正盡罔。其于二帝三王。

之直道。不大相悖戾乎。且孔子爲中國萬世師表。旣爲孔子之徒。當遵孔子之訓。孔子設教東魯。昭垂名教。訓誨萬民。敬上主而愛世人。絕異端以崇正學。今官府曾讀孔子遺書。身列庠序。名登清華。乃逼令欽崇上主之人。跪拜一切儼神偶像。倘稍有良心。何忍出此耶。○天主教道理真實。謂宇內有一天主。宰制天地神人萬物。謂人自有主。分辨善惡邪正。而趨之避之。皆依賴上主默佑。非由已力。必如此。方見吾人死後。定有真正賞罰。吾人生前。定有真教所當奉守。以獲永福而免永禍也。蓋天主真教。有百萬典籍。證明其理。百萬聖賢。詳究其義。故迪人趨善避惡之道。無不恰中人之性情。按神病而施神藥。靈性之痼疾以瘳。歷世苦而忍世禍。心之怨尤以泯。且主祐頻降。意快神安。道味時存。情和性定。今察天下萬教。教法雖有千端。然真主不明。行善多僞。俱非迪人行善避惡之正道實學也。予素惡

空談。雅愛真理。一聞天主教真詮。始悟從前謬戾無窮。卽時根究。刻不容緩。故洗去前非。以奉真教而敬真主。游移之見。變爲堅定之心矣。今而後惟有恪守真教規誡。憂躬行之或怠。慮欽崇之未純。豈敢復萌他念乎。但人心之良。愛全真。亦愛全善。倘天主教未爲真全。子素稱明智。能于高天厚地之中。更有真全之教。超乎天主教之上。請子細陳其教法精美。吾必信從。不容稍存游移之見。有負吾子厚愛之心。是吾之奉天主教。非吾自尊。實天主導我也。○吾子詢問天主教之理。已非一日。固已辨晰毫釐。不爽鎔銖。天主教道理。如精金美玉。吾與子辨論。又非一日。子洵知其教誡嚴密。渾全無缺。允係良心所固有。作聖之階梯也。試問苟有一人焉。以誠懇之心。入教奉主。以肫切之意。虔守規程。假使天主教本係左道異端。天主慈愛吾人。最無窮極。何忍此人喪其心性。陷于異教之非乎。夫驕傲殘妬之

輩貪財好色之流。大千主怒。聽其陷于邪教。罰固應爾。然而天主尙加矜憐。多方提醒。令其改過遷善。以歸正道。何忍敬拜真主。恪守天主教嚴規之人。竟使其昧失秉彝之常性。惑于邪教以終身耶。天地間斷無是理也。况乎西洋人。輕去本鄉。離別親友。涉險海。歷巉崖。萬苦千辛。逆旅各國。地不論文野。風不論醇漓。隨方就俗。布教化人。倘天主教非真。天主又何忍使此許多之修士。幼而棄家離俗。長而飄蕩寰區。不一加憐憫。不良可悲乎。○人有兩句常談。一曰。吾人身居斯世。一曰。吾人雖身居斯世。不能永久。必須要死。但孰生我于斯世。孰死我而出離斯世。竟昧然莫解矣。豈卽家庭內父母生我乎。抑天地間更有大父母生我乎。豈生我于斯世。惟爲避此現世之災難。享現世之福樂乎。抑身死之後。尙有無窮盡之永福。至悠久之永福乎。且世上止有君親當盡忠孝之誠心乎。抑宇內又有生我養我

救我之大君大父。當報其深恩。以合其聖意乎。以上諸大道。概乎不能深悉。苟明乎天主真教之正理。則從前恍惚無憑之見。定然俱有真見矣。如一人泛大海。住舟山島偏隅之鄉。其人熟寐。不啻小死。若同舟侶人。棄此人而置之海島中。乘風遠颺。而此人方寤。四顧寂然。視島中人無識者。其人現在何爲。將來作何歸宿。未知可也。嗚呼。予以前未奉天主教。俯仰天地之廣闊。侶人物而友山川。無蒂無根。飄飄蕩蕩。毫無定向。何以異是。今吾既奉天主教。識認天地真主。居世有真修正路。離世有永遠天鄉。予茲幸矣。更喜吾子心靈性慧。真聰憬然。辨論天主真教之理。根究到底。不留遺義。今而後。願與吾子終其身共欽此維皇上主。無怠無荒而已矣。

